

向愚

法西斯的走狗

托洛茨基匪徒

戰時出版社出版

向
敵
報

法西斯
的
走
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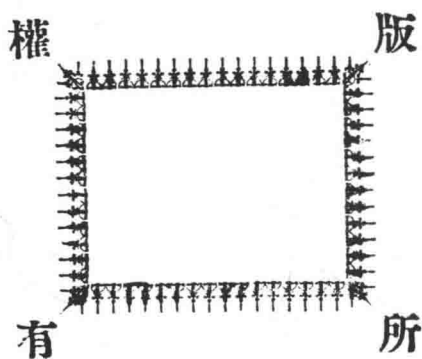
托
洛
茨
基
匪
徒

戰
時
出
版
社
出
版

中華民國廿七年五月一日出版

法西斯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徒

實價洋叁角



編者向愚

發行者戰時出版社

總經售西安大東書局

分銷處全國各大書局

編者的話

托洛茨基派是甚麼？有些人簡直尙不明白，就是明白一點的人，還不免認爲他是社會主義中的一個派別。其實托洛茨基派在開始的時候，雖然可以算作一個政治的派別，而現在早已墮落成爲侵略法西斯的走狗。

當蘇聯革命的導師列寧逝世的前後，托洛茨基即陰謀用荒謬的托洛茨基主義篡改革命列寧主張，并企圖將蘇聯的領導權由列寧生前所最信賴的天才領袖——史大林的手中竊取過來，如是提出了非羶非馬的「不斷革命論」，和荒謬無稽的「一國社會主義建設不可論」。不管托洛茨基這種理論如何的荒謬，但當時還可以把他這些政治主張向羣衆公開總算是一個政治的派別。

以後一切客觀的環境證明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祇是一種無恥的撒荒。而蘇

俄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功，更把「一國社會主義建設不可能論」完全毀碎。於是托洛茨基黔驢技窮，急不暇擇的和侵略的法西斯勾結，進行各種破壞蘇聯的工作。因為托洛茨基派至此已經沒有政治的綱領，而祇是法西斯的偵探。所以他就已經不是一個政治的派別了，正如其他各國散布在世界上的許多偵探不能認為他是一個政治的派別是完全一樣。

爲使國人明白托洛茨基匪徒罪惡的深重，特編輯本書，這本書可以說是一面顯微鏡，托洛茨基匪徒——在這面顯微鏡下實在是醜態畢露。讀者看完了本書，應該提高自己政治的警惕性，更進而根絕托洛茨基匪徒的一切奸細活動，這是編者發行本書的終極目的。

法西斯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徒

目錄

與託洛斯基分子作鬥爭的決議

共產國際

(一) 託派是法西斯的走狗……………(一)

(二) 根絕託派的五項辦法……………(四)

(三) 加緊反對託派的鬥爭……………(六)

消滅託派及其他兩面派的辦法

斯大林

(一) 政治的麻木……………(八)

(二) 資本主義的重重包圍……………(一一)

(三) 現在的託洛斯基主義……………(一三)

(四) 經濟勝利的黑暗面……………(一八)

(五) 我們的任務……………(二〇)

託洛斯基派罪惡的根源

陳紹禹

(一) 託洛斯基始終反對列強	(三二)
(二) 託洛斯基破壞經濟建設	(三三)
(三) 託匪甘爲法西斯的偵探	(三六)
(四) 託匪是中華民族的公敵	(三六)

剷除日寇偵探的託洛斯基匪徒

康生

(一) 託洛斯基匪徒是日寇最得意的工具	(三七)
(二) 什麼是託洛斯基派	(四〇)
(三) 中國託洛斯基匪徒爲日寇偵探服務	(四九)
(四) 剷除託匪是戰勝日寇的必要條件	(六〇)

肅清敵人奸細的託洛斯基匪徒

漢夫

(一) 托匪是全民族的敵人	(六五)
---------------	------

(二) 托匪是敵人的大走狗……………(六六)

(三) 怎樣肅清托洛斯基匪徒……………(七三)

斥葉青諸託洛斯基派

亮平

(一) 以統一取消抗日……………(七六)

(二) 是內戰的挑撥者……………(八一)

(三) 公然的反對民主……………(八五)

(四) 防共陣線的醜角……………(八八)

託匪王公度賣國的真相

海若

(一) 王公度氏的歷史淵源……………(九八)

(二) 破壞抗戰的三大陰謀……………(九九)

(三) 賣國的三個毒惡主張……………(一〇〇)

託匪張慕陶賣國的真相

愛民

- (一) 與日本特務機關勾結……………(一〇二)
- (二) 首次分裂國家的陰謀……………(一〇二)
- (三) 驚人的無恥陰謀計劃……………(一〇二)
- (四) 張在山西的種種活動……………(一〇四)
- (五) 西安事變中的魔手……………(一〇五)
- (六) 王以哲將軍的謀害者……………(一〇五)
- (七) 出入於日特務機關之門……………(一〇五)
- (八) 日寇進攻的內應者……………(一〇六)

論反託派鬥爭

徐特立

- (一) 反託派鬥爭應有的態度……………(一〇八)
- (二) 批判其言論揭發其陰謀……………(一一〇)
- (三) 托匪不是一個政治派別……………(一一七)

與託洛茨基分子作鬥爭的決議

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討論聯共中央二月全會決議以後，通過了決議，在本決議中說，這次全會不僅對於全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而且對於資本主義各國的共產黨及全世界工人運動都有巨大的意義，因為這次全會已從法西斯主義探狗託洛茨基分子的偵探行為與暗害勾當中得出了政治的教訓。

（一）託派是法西斯的走狗

託洛茨基分子替「格斯塔坡」（德國偵探機關）與日本偵探機關進行卑鄙的偵探與暗害勾當，以反對蘇聯社會主義及蘇維埃政權，這與託洛茨基分子在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運動中的最卑污的奸細活動有分不開的聯繫。託洛茨基分子在資本主義各國或勾結警察偵探並與之混合在一起，或直接充當警察偵探，他們按照法西斯主義的指使，企圖搗亂工人運動，加深工運中的分裂，凡是工人統一戰綫及人民統一戰綫正在形成的地方，他們就設法阻止這種統一戰綫之形成，凡是工人統一戰綫及人民統一戰綫已存在的地方——例如在法國與西班牙，——他們就設法由內部來破壞這種統一戰綫。託洛茨基分子不僅混進共產黨，而且混進其他工人組織，混進社會民主黨與職工會，混進工人青年組織，他們按照法西斯主義的指使，設法破壞這些組織，這樣去削弱工人階級的力量，而且故意挑撥工人去進行散漫的無組織的鬥爭，這樣去使工人遭受失敗。託洛茨基分子按照法西斯主義的指使而反

對民衆反法西斯的運動，他們捏造謠言，污蔑反法西斯的組織並使這些組織喪失信用，他們實行奸計去反對那些尚保存議會制度的國家，這樣去幫助法西斯主義並贊助法西斯國家所採取的軍事侵略辦法。託洛茨基分子，按照法西斯主義的指使，而充當帝國主義大戰與反革命的戰爭首先是進攻蘇聯的戰爭之挑撥者，他們是民族獨立與自由之兇惡敵人，因此他們力圖達到法西斯國家瓜分小國家與奴役小民族之目的。

在被外國帝國主義壓迫的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國家內，託洛茨基分子不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工人階級與全體人民的主要壓迫者，——却起來反對反帝的人民戰綫。在中國，託洛茨基分子已被揭穿是日本特務機關所僱傭的偵探，他們所盡的作用是暗殺爲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奮鬥的中國共產黨人物以及探聽關於他們的消息。

須知託洛茨基與託洛茨基分子，也像其他一切奸細一樣，用『左』的辭句隱藏自己的真正目的，隱藏其幫助法西斯主義實行毒計的醜事，而且往往假造列寧的話來掩飾自己。然而無論託洛茨基分子在口頭上怎樣說，他們在事實上却不是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而是反對蘇聯社會主義，不是反對西班牙佛蘭科與法西斯干涉軍，而是反對人民戰綫政府，反對共和國軍隊，不是反對希特勒與墨索里尼，而是反對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綫，不是反對那些爲着法西斯主義的利益而分裂工人階級的人，而是反對那些爲着革命利益而統一工人階級的人。託洛茨基分子到處設法搗亂與破壞工人組織，破壞工人組織底加強和鞏固。

『託洛茨基主義在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運動中所盡的這種暗害作用，使得共產國際各支

部予以更大的注意，因為資本主義各國之工人運動沒有無產階級國家所有的那種防禦工具來對付托洛茨基偵探與奸細，因為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站在托洛茨基主義背後及資助它的，有世界上最反動的黑暗勢力（希特勒、墨索里尼、赫爾斯特、德國重工業公會、日本軍閥等等），因為托洛茨基主義『左的』詞句還能有一些地方迷惑社會民主黨內正在向左轉的工人，還能把他們反對社會民主黨政策的情緒引上反革命的軌道，以利於法西斯主義，而反對和平與自由的勢力，反對工人階級的利益，反對社會主義。』

斯大林同志曾指出，共產黨員沒有看出托洛茨基主義已由工人階級中的政派——它在七八年前曾是這樣的政派——變為赤裸裸的、無原則的、偵探、軍事破壞者、暗殺者及暗害者的匪幫，這種指示，對於共產國際各支部愈加有根據，因為正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流行着一種觀點，認為托洛茨基主義至今還是工人運動中的政派。

『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指出，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共產黨有許多工作人員，同樣共產國際也有工作人員未曾表現應有的警惕性以對付托洛茨基主義，而且沒有及時提出信號指出托洛茨基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結合的過程，雖然托洛茨基分子的一切行動已表現托洛茨基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基本政治方針彼此符合；他們也沒有及時看出，資本主義世界，首先是法西斯國家換用新的手段以反對蘇聯及世界工人運動，例如招收托洛茨基幹部來設立偵探與奸細的羅網。只是因為對階級敵人缺乏布爾塞維克的警惕性，才能發生下述的事實：法西斯匪徒托洛茨基、蘇瓦林、依斯特孟、石弗洛多年來所幹的反對社會主義與世界工人運

動的無恥的造謠污蔑的勾當，竟時常沒有遇到共產黨報章上應有的回擊。只是因為我們關於託洛茨基主義真正反革命作用的解釋工作之薄弱，所以西班牙『波烏木』雖然有公開叛變的明顯事實，居然能夠在共和軍後方活動而按照法西斯軍部的指使組織反革命的騷動。只是因為沒有充分揭破託洛茨基主義是法西斯走狗，託洛茨基分子才能混進英國獨立工黨、美國社會黨、比利時『青年警衛隊』這一類組織。對於馬克思、列寧的理論底巨大意義之估計不足，資本主義國家內共產黨對於黨員政治思想的教育工作之沒有一貫進行，結果使得一些地方黨的組織在政治上的鍛鍊程度還不足以阻止法西斯！託洛茨基的偵探與奸細混進他們的隊伍之中。」

(二) 根絕託派的五項辦法

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鑑於聯共中央全會所得出的教訓，並根據共產國際各支部反對託洛茨基分子的奸細活動之鬥爭所得到的經驗，而通過下列決議：

「一，共產國際各支部須在會場上以及在報章上開展有系統的鬥爭以反對法西斯走狗！——託洛茨基主義，爲了此項目的，應當採用法庭審判反蘇聯的季諾維也夫！——託洛茨基總部以及反蘇聯的平行的託洛茨基總部之材料。須發動工人羣衆底警惕性以反對託洛茨基分子的奸細活動，要達到把這些當法西斯走狗分子趕出工人運動的隊伍以外。

「二，在黨校課程中須增加一課，專授反對法西斯主義及其託洛茨基的走狗，爲了此項目的，應當採用關於託洛茨基分子在蘇聯、在西班牙、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尤其是在那

些爲工人添設這一課程的國家之工人運動中所進行的偵探與搗亂的勾當之事實材料。

『三，須有系統地在黨的一切組織內進行口頭上的和刊物上的廣大宣傳工作，以解釋法西斯走狗託洛茨基主義底反革命作用，同時須特別注意有憑有據地去揭穿託洛茨基的左的辭句』，這種辭句在事實上掩蓋着託洛茨基分子在工運中所進行的法西斯破壞工作，須根據事實的材料來說明託洛茨基分子——這些階級敵人底走狗——所進行的偵探勾當與奸細活動，說明他們混進黨組織的方法，說明他們破壞工人組織的方法，說明黨防禦託洛茨基偵探和奸細的辦法與手段。

『四，須發動黨的組織，去揭露那些對黨的策略方針採用各種附帶條件來掩蓋其對黨與共產國際政策根本不同意的，傾向於託洛茨基主義的分子；須不倦地教導共產黨員識別與揭破敵人，要求這一類分子不含糊地，明顯地回答下列問題：

他們對蘇聯及聯共（布）領導之態度如何，

對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策略方針之態度如何，

對統一戰綫與工人運動統一之態度如何，

對法西斯主義與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綫的政策之態度如何。

『同時必須把法西斯主義底託洛茨基走狗與那些偶然受了託洛茨基主義影響的純潔工人辨別清楚。

『五，須使黨的組織清洗出那些爲階級敵人所暗派到共產黨內來搗亂的兩面手腕的託

洛茨基分子；如果那些過去的託洛茨基分子許多年來在工作中沒有證明其真實脫離託洛茨基主義，證明其真正忠實於黨與工人階級的事業，那就必須撤消其負責職位。」

(三) 加緊反對託派的鬥爭

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爲着反託洛茨基主義的鬥爭得到成效起見而着重指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之加深研究，對於共產國際及其支部工作人員政治思想水平之提高有萬分重要的意義。就中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曾決議指示各國共產黨中央必須把聯共黨史之研究提到更高的程度，聯共黨史乃是布爾塞維克爲擁護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原則基礎和反對曲解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的各種邪說所進行的徹底的不調和的鬥爭之歷史。那些已變爲法西斯走狗的託洛茨基分子與右的恢復資本主義者就是這種邪說的代表。

因爲在蘇聯，右的恢復資本主義者已與託洛茨基分子結合在一起，而在執行法西斯囑託的勾當中已成爲託洛茨基分子的助手，因爲右的分子在好些國家內，幫助託洛茨基分子攻擊蘇聯、攻擊聯共（布）與共產國際。

所以各國共產黨在開展反託洛茨基主義的鬥爭時，應當同時向羣衆解釋右的蜕化分子之反革命的實質並與他們作無情的鬥爭。

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爲了使共產國際每個支部在反託洛茨基主義的鬥爭中的任務具體化起見，會要求各支部在黨的各組織中，從黨的高級機關（黨的政治局與中央）起。至

黨的初級組織止，討論並研究本決議；同時須顧及反託洛茨基主義的鬥爭，並不是一時的政治運動，而是黨的每個組織，每個共產黨員的日常的經常的任務，而是每個器重自己隊伍的完整與純潔的工人組織之事業；須顧及揭穿託洛茨基主義乃是工人階級反法西斯主義、反戰爭、爭取勞動對資本的最後勝利、爭取社會主義在全世界上的勝利之鬥爭的組成部份。

消滅托派及其他兩面派的辦法

斯大林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號斯大林同志在聯共中央會議上的報告——

同志們！從全會上的報告和討論中，很明顯的，我們遇到下面三種基本的事實。

第一：外國偵探機關的危害工作和偵探破壞工作：在他們裏面，托派是起了很積極的作用，差不多在我們一切的組織中，經濟的行政的和黨的組織中，或多或少的都受到了影響。

第二：外國的代理人，托派也在其內，不僅是混進了我們的下層組織，而且佔了一些負責的位置。

第三：我們中央和地方上的一些領導同志，不僅沒有認清楚這些危害者破壞者，偵探和兇手們的真面目，而反是如此的麻木，疏忽和幼稚，甚至有時幫助了提升這些外國的走卒，來担任這種或那種負責的工作。

從大會的報告和討論中，必然得出上面三，不可爭論的事實。

一、政治的麻木

我們的領導同志，同一切反黨反蘇維埃派別的鬥爭中，有了豐富的經驗，爲什麼在這次是這樣的幼稚無能呢？我們沒有能認識人民之敵的真面目，沒有認清蒙着羊皮的狼，沒有能揭穿他們的假面具，這是什麼道理呢？

能否說，外國走卒在蘇聯境內所進行的危害與偵探破壞工作，對於我們是突然的奇異的事情呢？我們不能這樣說。關於這一點，在最近十年來，已經發現破壞者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的活動，自從沙里金鑛山事件以來的事實，都已記在正式的文件上了。

托派和季洛維也夫派的法西斯蒂黨徒們的破壞活動，偵探活動和恐怖主義的活動，在最近的時期內，難道說對於我們沒有任何警報和預告嗎？我們不能這樣說。許多這樣的警報，我們布爾什維克，是不應該將他們忘記的，基洛夫同志的被刺是第一個嚴重的警告，他說明了我們的敵人，現在和將來都要採取兩面派的態度，用布爾什維克和黨員名義的僞裝，取得信仰，打入我們的組織裏面來。

「列甯格拉總部」的審判，以及對「季洛維也夫和加米尼夫」的審判，使我們從基洛夫同志被刺事件，所得的教訓，加上了新的根據。

「季托聯盟」的審判，更充實了以前審判的教訓，證明季托派，聯合一切敵對的資產階級的份子在他們的周圍，變成了德國警察的偵探機關，進行偵探破壞和恐怖的工作，兩

面派和偽裝的態度，是季托派份子混到黨組織裏面來唯一的辦法，我們的警覺和政治上的透視，是防止季托匪徒混入和消滅他們的最可靠的辦法。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號，聯共中央，在他的秘密信上對於基洛夫同志的被刺，嚴重的警告過：我們黨的組織，防止政治上的鬆懈和市儉的偷安，在這封秘密信上寫道：

「一種錯誤的想法，以為隨着我們力量的發展，敵人似乎也就能變得更無能更善良了，這種想法是完全不正確的，應該立即克服這種機會主義鬆懈的觀點，這種觀點是右派的反映，右派相信敵人是能夠安靜地轉到社會主義裏面來的，並且他們最後還能成爲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悠遊自在和清淡，這不是布爾什維克的事業，我們不應該鬆懈，應該是很警覺的，我們要有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警覺性：我們要記着，敵人的情況愈壞，則他們更要採取極端的手段，來同蘇維埃鬥爭，這是他們唯一辦法，這是我們要記着而且要警覺的。」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九號的秘密信上，對於「季托聯盟」偵探和恐怖的活動，聯共中央，又號召過黨的組織，應有高度的警覺性，不管敵人是如何的偽裝得好，我們都要能認識他，在這封秘密信上寫道：

「現在證明季托匪徒們，在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中，聯合了蘇聯人民一切最兇惡的敵人——偵探，內奸，破壞者，白黨，富農等等，這些份子同季托派間的一切界限都消滅了，在這個時候，我們一切黨的組織和每個黨員都應該記住，在任何的地方和任何的環境下

，共產黨員的警覺性，都是必需的，在現在的條件下，每個布爾什維克必須具備的質量，就是說，不管敵人是如何的偽裝得好，我們都應該認出誰是黨的敵人。」

這就是說，警報和預告都是有過的，這些事實，警覺了我們應該注意什麼？這告訴我們，要克服黨內組織工作的薄弱，並且要把黨變成不可摧毀的砲台，使任何一個兩面派都不能混進來。

這告訴我們，應該結束對於黨內政治工作的估計的不足，而應該進行堅決的轉變，加強這種工作，提高政治的警覺性。

事實證明我們同志對於這些警報和預告的認識也簡直苦得利害，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

在黨證檢查和調換的運動中，有許多事實，也清楚的說明這一點。

爲什麼這些警報和信號，沒有得出什麼具體的效果來呢？我們黨的同志，有了同反蘇維埃份子鬥爭的經驗，有了許多的警報和預告，爲什麼對於敵人的偵探和破壞工作還表示出我們政治上的近視呢？

是否說我們黨的同志，比從前差了呢？沒有從前那樣覺悟和有紀律呢？自然不是這樣一回事。

是否說他們變質了呢？自然也不是的這樣的想法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那末究竟怎樣一回事呢？這些苟且儉安，麻木，鬆懈和盲目是從何而來呢？

問題是在這個地方，因為我們黨的同志，都注目到經濟動員和經濟建設偉大的勝利上面去了，忽視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實，這些事實，布爾什維克是不應該忘記的。

在蘇聯國際形勢的問題上，他們忘記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忽略了兩件很重要的事實，這些事實，對於現在的危懼者，破壞者，偵探和匪徒們，是有直接關係的，這些人是利用了黨證的掩護和布爾什維克名義的偽裝的。

二、資本主義的重重包圍

我們黨的同志所忘記了的，或者沒有注意到的，究竟是什麼事實呢？

他們忘記了蘇維埃政權，只在世界上六分之一的領土上勝利了，還有六分之五的領土，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他們忘記了，蘇聯是處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中，我們的同志，也常常會談到資本主義包圍的問題，但是沒有細的考慮，究竟什麼是資本主義的包圍，資本主義的包圍，這不是空洞的詞句，這是一種實際的不好的現象。資本主義的包圍，這就是說，有一個蘇維埃的國家，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制度，除此以外，還有許多資本主義的國家，繼續保持着資本主義的生活秩序，並且包圍着蘇聯，他們等待着機會，來進攻蘇聯，消滅蘇聯，或是用盡一切的方法來破壞他的力量，來削弱他，我們的同志，把這個基本的事實忘記了，而這個事實，恰是決定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間關係的基礎。

拿資本主義的國家來說罷，有些幼稚的人們，以為他們都是同樣性質的國家，他們相互間的關係，一定的很好的，但是只有稚幼的人們，才會這樣想，事實上他們相互間的關

係，離開友誼兩個字是太遠了，一再的事實證明，資本主義的國家，也是派遣他們的偵探，破壞者，危害者，以及暴徒們到另外一些國家的後方去，混到那些國家的企業和機關裏面去，組織他們的偵探網，以便在必要的時候，破壞那些國家的後方，削弱並摧毀那些國家的力量。過去的事實是這樣的，現在的實事也是如此。

譬如拿破倫一世時的歐洲，在法國匿藏着有俄國的，德國的，奧國的和英國的偵探與破壞者，同時在英德奧俄這些國家的後方也有不少法國的偵探和破壞者，英國的偵探，對於拿破倫，進行過兩次的謀刺，在法國挑起了幾次農民的騷擾，來反對拿破倫的政府，究竟什麼是拿破倫的政府呢？他是資產階級的政府，撲滅了法國的革命，所保存着的僅僅是對於大資產階級有利益的那些革命的結果。

用不着說，拿破倫政府，也不會放過他的友邦，他也是用過他的破壞辦法。一百卅年以前的事是這樣，拿破倫以後，一百卅年的事情，也是這樣的。現在的英國法國，都藏着德國的破壞者和偵探，而英國法國也有他們的偵探和破壞者，在德國進行活動。日美之間也是同樣的情形。

這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關係的規律，我們要問，難道資本主義的國家，對於社會主義的蘇聯，是應該比對付同樣制度的資本主義國家，更客氣更友誼嗎？爲什麼他們派到蘇聯來的偵探破壞者危害者和暴徒們，應該比派往資本主義國家去的要少些呢？這是從何而來的道理？從馬克斯主義的觀點看來，我們說，資本主義國家派到蘇聯內部來的偵探破壞

者，搗亂者和暴徒們，要比派到任何其他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去的多兩三倍，是否這樣說更爲正確呢？當資本主義包圍還存在着的時候，外國就會派偵探，破壞者搗亂者暴徒們到我們的內部來難道這還不明白嗎？

這是我們同志所忘記了的事，因此便以爲是突如其來的事了。

德日的警犬托派份子，他們的偵探破壞工作，對於我們某些同志，完全是突然的事情，理由正在於此。

三、現在的托洛斯基主義

當我們的同志，同托派的偵探進行鬥爭時，忽視了現在的托洛斯基主義，已不是七八年前那樣的了，在這個時間內托洛斯基主義和托派份子，有了重大的演變，托洛斯基主義的面目，起了基本上的變動，因此同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以及同牠鬥爭的方法，都應該根本上改變過。我們的同志，還未了解托洛斯基主義；已不是工人階級中的一個政治派別了，他在七八年以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現在已經變成了外國偵探機關所僱用的匪徒偵探，破壞者危害者和殺人犯的卑污的，無原則的狗黨了。

什麼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呢？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就是這樣的集團或黨派，他有一定的政治面目立場和黨綱，他們的觀點，並不躲開工人階級，相反的，他們在工人階級中間，公開的宣傳他們的觀點，並且不怕在工人階級面前，暴露他的政治面目，也不怕在工人階級的面前，宣佈他們真正的目的和任務，他們在工人階級中間，公開的提出自

己的口號，說服工人階級，證明他們觀點的正確。托洛斯基主義，在七八年以前，是工人階級中間的一個政治派別，雖說他是反列寧主義的錯誤的派別，但那時總還算是一個政治的派別。

現在的托洛斯基主義，一九三六年的托洛斯基主義，能否說是工人階級中的一個政治派別呢？不能。爲什麼呢？因爲現在的托洛斯基派，怕在工人階級中間，暴露他的真面目，怕暴露了他真正的目的和任務；他不願意叫工人階級知道他的政治面目，他知道，如果工人階級知道了他的真實企圖，工人階級，將會咀咒他們是異己的份子，將會趕跑他們。托派份子現在進行工作的基本方法，不是在工人階級中間，公開的坦白的宣傳他們的觀點，而是卑鄙無恥地在表面上讚揚和誇耀他們所反對的觀點，虛情假意的糟踏他們自己的觀點，這樣來把他們自己的觀點隱蔽起來。

一九三六年的審判，他們雖然有充分的可能，在審判中來說明他們的政治綱領，可是，加米尼夫和季諾維夫，堅決的否認他們有什麼政治綱領。

很明顯的他們說沒有政治綱領，這顯係騙人的話，現在就是瞎子也可以知道他們是有政治綱領的。那末他們爲什麼否認他們有政治綱領呢？因爲他們害怕暴露自己真的政治面目，他們怕說明他們要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綱領，因爲這樣的綱領，將要引起工人階級的憤怒。

一九三七年對拉狄克，比達可夫和索柯兒尼可夫的審判，他們沒有否認季托派是有政

治綱領的事實，他們承認了季比派有一定的政治綱領，並且在他們的供詞中發揮出來了，可是他們並沒有號召工人階級和人民，起來支持托派的綱領，相反的，他們咀咒唾罵這種反人民的反無產階級的綱領。

拉狄克比達可夫和索柯兒尼可夫，他們所說明的現在托洛斯基主義的政治綱領，就是恢復資本主義，消滅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恢復剝削制度，同德日進行聯盟，以便加速反蘇聯的戰爭，擁護戰爭，反對和平政策，分割蘇聯，將烏克蘭讓渡給德國，沿海洲讓渡給日本，在敵對國家進攻蘇聯時，促成蘇聯軍事上的失敗，而執行這些任務的方法，就是破壞，搗亂，對黨國領袖的個人恐怖，幫助日德法西斯主義的偵探工作。

明顯的，這托洛斯基派在人民和工人階級的面前，就不能不瞞住他們自己的綱領，不僅不讓工人階級知道，而且也不讓他們自己的羣衆——托派羣衆——知道，而且他們中間，甚至連三四十個上層人物，也不能知道，拉狄克和比達可夫，曾要求托洛斯基，召集一個三四十人的托派會議，說明這個綱領的內容，可是托洛斯基派禁止開這個會，並且說，就是要在極少數人中間，來解說這個綱領的真實內容，也是不適當的，因為這種「手續」將會引起分裂。

「政治行動者」，將他的觀點和綱領，瞞住工人階級不說，瞞住自己的羣衆不說，連自己的領導人物也瞞住不說，這便是現在托洛斯基主義的面目。因此現在的托洛斯基主義，已經不能叫做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了。

現在的托洛斯基主義，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而是破壞者，搗亂者，偵探奸細，劊子手之流的無原則的無思想的匪黨，他們是工人階級的兇惡敵人，他們是受外國偵探機關所僱傭指揮的。

這便是最近七八年來，托洛斯基主義演變的真實結果。

這便是過去和現在托洛斯基主義的區別。

我們同志們一個很嚴重的錯誤，就是沒有認清楚過去和現在托洛斯基主義的區別，他們沒有了解，托派份子老早已經不是有思想的人，托派份子，老早就變成大道上的匪徒了，一切卑污下賤的方法，如偵探背叛祖國等，只要能破壞蘇維埃政權和國家的話，他們都是採用的，我們黨的同志，沒有看到這些，因此也就沒有適時的改變方法，同托派份子進行新的更堅決的鬥爭，在最近幾年來，托派份子的卑劣行爲，對於我們某些同志，完全是意外的事，理由就在於此。

最後我們同志，還沒有認清楚的就是法西斯所僱傭的托派份子，他們在現在的破壞者和搗亂者的中間，是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和黑金鑛山軍件時代（一九二八年）的破壞者，搗亂者，比較起來。是根本不同的。

第一，沙黑金事件和實業黨，他們都是顯明的階級異己份子，大部份是以前的業主經理，公司裏的股東，或是從前資產階級的專門家，他們在政治上是公開仇視我們的，我們大家都了解這些人的政治的真面目，他們也並不隱藏仇視蘇維埃制度的態度。對於現在

的破壞者危害者托派份子，便不能這樣說了，現在的破壞者，危害者，托派份子，大部份是黨員，他們荷包裏面，都帶得有黨證，這就是說，這些人形式上並不是異己份子，過去的破壞者是公開反對我們的，而現在的破壞者呢？他們對我們很恭維，讚揚我們尊敬我們這樣來取得信仰，這就是他們兩者之間根本的區別。

第二，沙黑金事件和實業黨的份子，他們都是或高或低的具有一定程度的技術，那時我們的同志還沒有這樣的技術，不得不向他們學習，這種情況，使得沙黑金時代的破壞者有着優越的條件能夠自由無阻地進行破壞，在技術上也能欺騙我們，現在的破壞者和托派就不同了，現在的破壞者，和我們的同志比較起來，技術上並不比我們強，相反的，我們的同志，比現在的破壞者托派訓練得還更好，從沙黑金事件到現在，我們訓練出了整千整萬的，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技術幹部，我們有着上千上萬的具有充分技術的布爾什維克的指導者，而那些比達可夫，李夫雪茨，薛史托夫，波古斯拉夫斯基，莫拉洛夫和特洛比尼斯之流的人物，從技術的素養上來說，都是些空談家未經深造的人，那末現在的破壞者——托派，他們的力量在什麼地方呢？他們的力量是在黨證上，在握有黨證的上面，因為黨證給了他們政治上的信任，替他們開闢了打入我們機關和組織裏去的道路，他們的特點，就是，就是有黨證，有蘇維埃政權的掩護，他們在政治上欺騙我們，濫用威信，偷偷的破壞我們，並且將我們國家的祕密·報告蘇聯的敵人，這種「特點」，在其政治的和精神的價值上雖然是可懷疑的，但是這總算是他的「特點」罷——這種「特點」也就是說，托派的破壞

者，是有黨證的人物，他們有了混入到我們一切機關和組織中去的路條，成了外國偵探機關直接的代理人。

我們某些同志的錯誤，就在於沒有認清沒有了解以前和現在破壞者中間的這些區別，托派和實業黨間的區別，因為沒有了解這點，所以不能適時的改變方法同這些新的破壞者進行新的鬥爭。

四、經濟勝利的黑暗面：

上面所說的，是國際和國內基本的形勢，我們很多的同志，是忘記了或是不了解這種形勢的。因為這種理由，在最近幾年來，破壞和危害者的事實，對於我們的同志，是出於意外的了。

我們可以問，為什麼這些同志忘記了或者不了解這些問題呢？

這些健忘，盲目，麻木和疏忽的現象是怎樣來的呢？

這是否我們同志工作的有機的缺陷呢？不是，這不是有機的缺陷。這是一種暫時的現象，只要我們稍許加以注意，就能迅速的克服這種現象。

那末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因為在最近幾年來，我們黨的同志，完全是忙於經濟建設去了，他們高度的注意力，是使用在建設的勝利上面去了，於是就忘記了另一方面，拋開了其他的一切問題。因為他們專注意到經濟建設的勝利，所以他們一天到晚，都是注意在這一問題上，而對於蘇聯的國際形勢，資本主義的包圍，加強黨內的政治工作，同破壞

者進行鬥爭等，不僅是沒有注意，而且認為這些問題是次要的或更次要的問題。

我們的成績和勝利，自然是很大的，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上面的勝利，確實是很大勝利，像世界上一切事情一樣，也有他的黑暗面。不大注意政治的人，因為大的成績和勝利，常會使他們麻木疏忽，自滿自信自驕自大等等，在近來的時候，你們不能否認，拍馬屁是有形無形的是在增長着，在現在的情況下，因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的勝利，形成了高慢的情緒，慶祝勝利的情緒，對敵人估計不足，對自己的力量估計過高，因以上這些情形的結果，遂產生了政治上的盲目，這完全不是奇怪的事。

現在我想來講幾句，與我們的成績和勝利有關的一些危險性。

在困難中的一些危險性，我們在經驗中是知道的，我們同這種危險作鬥爭，已經有好幾年了，而且是有成績的，在困難中的危險性，對於意志不堅的人，常會發生消沉，不相信自己力量和悲觀的情緒，當我們在某個地方，同困難中所產生的危險性作鬥爭時，那末，大家在這個鬥爭中，都鍛鍊了自己，而且鬥爭的結果，使我們都變成了堅強的布爾什維克，這就是困難中的危險性本質，和克服困難的結果。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成功和勝利中的危險性。是的，同志們，成功和勝利中的危險性，這就是說有些人對於政治不大關心，眼光很是窄狹，看着不斷勝利的情況——節節勝利，處處成功，計劃實行有了超過——他們看了這些遂產生了麻木和自滿的情緒，造成慶祝勝利和相互恭維的空氣，這樣，便減低了我們靈敏性，使我們的政治感覺，遲鈍起來。

使人們迷惑，使人們去尋找清閑自在。並不奇怪，在這種空氣下面，自驕自滿，慶祝歡呼，衝昏了大家的頭腦，以致對於國家的命運，有頭等意義的一些基本問題，也忘記了；對於一些不好的現象，如資本主義的包圍，破壞的新形式和勝利中的危險性等等也忘記了。什麼是資本主義的包圍呢？這算不了什麼事，如果我們執行並超過我們的計劃，那末資本主義的包圍，能夠有什麼意義呢？破壞的新形式是對於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這都是小事，如果我們執行並超過我們的經濟計劃，這些小事，能有什麼意義呢？我們有黨章，黨的機關是選舉的，黨的領導者向黨只作報告那我們怕什麼呢？難道還要注意那些嗎？如果我們經濟是在發展，工農的物質生活，是在不斷的改善，難道我們還要關心這些小問題嗎？這都是無關緊要的。我們超過計劃，我們有堅強的黨，中央也不差，還要什麼呢？在莫斯科，在黨的中央，坐着一些奇怪的人，亂想一陣，講什麼破壞，自己不安靜，還要擾亂人家睡覺。

這就是明顯的例子，說明有些沒有經驗的同志，因為經濟建設的勝利衝昏了他們的頭腦，所以結果受了這種政治盲目病的傳染。

這就是勝利和成績中的危險性，我們的同志，忙於經濟的建設，忘記了對於蘇聯有重大意義的國內和國際的形勢的事實，沒有看到的許多危險，原因就在於此。

我們的麻木，健忘，疏忽，政治上的盲目，其根源就在於此。

五、我們的任務

怎樣來克服這些工作中的缺點呢？我們要作些什麼呢？我們必須實行以下的辦法：

一、首先必須使我們黨的同志，因為這種或那種的職務，脫離了對於時事問題的注意，而現在應該轉變過來，注意國內和國際性質的大的政治問題。

二、必須將黨內的政治工作，提高到應有的水平，政治教育任務的中心，是對於黨的蘇維埃的和經濟的幹部，應該施行布爾什維克的鍛鍊。

三、必須向我們黨的同志說明，經濟上的勝利，無疑義的，是有他偉大的意義，我們還要繼續不斷的努力，可是我們社會主義的建設，却不僅就限制在這些上面。

應該要說明，經濟建設成功所引起的黑暗面，表現在自滿麻木和政治警覺遲鈍等等的上面，只有把經濟建設，勝利和黨內建設的勝利及開展黨內政治工作的開展連繫起來，才能克服這些黑暗面。

應該說明經濟上勝利的鞏固和永存，完全要依靠黨的組織工作和黨的政治工作的勝利，不然的話，那末經濟上的勝利，是建築在沙土上的。

四、必須要記着，任何時候也不應該忘記，就是資本主義的包圍——是決定蘇聯國際關係的基本因素。

要記着而且不應忘記，當資本主義包圍還存在着的時候，外國的偵探機關，就會派遣破壞者，危害者，偵探，恐怖主義者到蘇聯的內部來。

應該記着這些，而向那些對資本主義包圍估計不足的同志，對破壞意義和作用，估計

不足的同黨，進行鬥爭。

應該要向黨的同黨說明，不管經濟上的勝利是如何的偉大，但這並不能取消資本主義包圍和由此所產生的結果。

應該採取必要的辦法，使黨內和黨外的布爾什維克，能夠認識外國偵探機關的目的和任務，他們破壞危害和偵探工作的實際和技術。

五、必須向黨的同黨解釋，托派份子，是外國偵探機關，進行破壞搗亂和偵探工作的積極份子，他們老早已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了，他們老早已沒有任何合於工人階級利益的理想，他們變成了破壞者危害者偵探暴徒們所組成的無原則的無理想的匪徒。他們是受外國偵探機關僱傭的，現在同托洛斯基主義鬥爭的方法，不是舊的爭論的方法，而是新的根絕消滅托洛斯基主義的方法。

六、必須向同黨們說明，現在的破壞者和沙黑金時代的破壞者是不同的，如果說沙黑金時代的破壞者，是在技術上欺騙我們，利用我們技術上的落後，而現在的破壞者，却握有黨證利用政治上對他們的信仰，來欺騙我們，因為我們把他們當黨員看，使我們政治上麻木起來。在沙黑金時代的口號，是掌握技術，而新的口號，必須是加強幹部政治教育，掌握布爾什維克主義，消滅我們政治上的放任，這便是完全適合現在時期的口號。

或者有人要問，在十年以前，在沙黑金事件的時候，為什麼不同時提出兩個口號：第一個口號是掌握技術，第二個口號是加強幹部政治教育來呢？不，不能這樣，在布爾什維

克的黨內，不應這樣做，在革命運動轉變的時機，常常只能提出一個基本的口號，這是中心的環，把這環以後，來帶動整個的鎖練，列寧告訴我們說，你們需要抓住工作鎖練中基本的一環，然後帶動整個的鎖練前進。革命運動的歷史，證明這種戰術，是唯一正確的戰術。沙黑金的時代我們的弱點，就是技術上的落後，那時我們以弱點，不是政治的問題，而是技術上的問題。那時我們對於破壞者的政治態度，是明顯的，是布爾什維克對政治上異己份子的態度，那時我們提出的口號，是掌握技術，在這個時候，我們教育了整下整萬技術上有素養的布爾什維克內幹部，這樣克服了我們技術上的落後，現在的情形就不同了，現在我們在技術上，有了有素養的布爾什維克的幹部，現在的破壞者，不是公開的異己份子，也沒有任何技術的特長，但是他們有黨證，並且享受黨員一切的權利。現在我們的弱點，不是技術上的落後，而是政治上的麻木，盲目的相信別人，對於偶而得到黨證的人，缺乏對於他們實際工作的檢查，而不是對他們政治言詞上的檢查，現在我們的中心問題，不是消滅我們幹部中技術上的落後，因為技術上的落後，基本上已經克服了，而現在是要克服政治上的麻木，克服對於破壞者的政治上的放任，對於這些儉巧得到黨證者的放任。

在沙黑金時代為幹部而鬥爭的基本口號，和現在的基本口號的主要區別，就在這裏。在十年以前，我們不能同時提出兩個口號，不能提出掌握技術和幹部政治教育的兩個口號來，其原因就在於此。所以從前掌握技術的口號，現在必須加上新的，掌握布爾什維

克主義，幹部的政治教育和克服我們政治上麻木性的口號。

七、必須粉碎和拋棄那種腐朽的理論，說我們每一個進步，似乎使階級鬥爭，逐漸的熄滅下去了。說因為我們的勝利，階級敵人也似乎逐漸的變成善良了。

這不僅是腐朽的理論，而且也是危險的理論，因為這樣，可以迷惑我們，使我們中計，使階級的敵人，能夠重整旗鼓，來反對蘇維埃政權。

「我們應該說，我們愈是前進，我們的勝利愈多，則被推翻了的剝削階級的殘餘，將要更加瘋狂，將要更快的採取更尖銳的鬥爭方式更加緊的危害蘇維埃的國家，他們將要利用絕望的鬥爭方法，最後的來挽救他們。」

應該知道，在蘇聯被推翻了的階級的殘餘，並不是孤立的，他們有蘇聯外面敵人的直接幫助，如果說階級鬥爭，僅限制在蘇聯的範圍以內，這是錯誤的，如果說階級鬥爭的行動，一端是在蘇聯的範圍內，那末另外一端，則在我們周圍那些資本主義的國家內，被推翻了的階級的殘餘，是了解這點的，正是因為他們知道這種情形，所以他們要繼續絕望的掙扎。

歷史這樣教訓我們，列寧主義這樣教訓我們，我們必須這樣記着，而且應該要嚴密注意。

八、另外一種腐朽的理論，就是說，有的人并不是經常的破壞者，或者在他的工作中有時還表現出了一些成績，這樣的不能叫做破壞者的。對於這種理論，必須加以堅決的粉

碎和克服。

這種奇特的理論，宣判了這種理論，作者的無知，如果在短期內不願被揭發的話，那麼任何的破壞者，是不會經常進行破壞工作的，相反的，現在的破壞者，經常在工作中表現他的成績，因為這是他們能夠存在的唯一方法，這樣來取得信仰，以便繼續其破壞的工作。

我想這個問題，已是很明顯的了，毋須再來解釋。

九、必須粉碎並克服第三種腐朽的理論，就是說我們有系統的執行經濟計劃，將要使破壞的行動和破壞的結果等於零。

這樣的理論，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我們的工作同志，養成潔身自愛的性情，緩和並削弱他們對於破壞者的鬥爭。

有系統的執行我們的經濟計劃，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證明我們的經濟計劃，原來的估計是比較低的，因為在國民經濟中所蘊藏着的巨大來源和可能性，沒有被估計到。

第二、總的完成各人民委員部的經濟計劃，這還不能說，在一些重要的部門裏面，也都完成了計劃，事實告訴我們，有些人民委員雖然執行並超過了全年的經濟計劃，可是國民經濟中的某些重要部門，常常是沒有完成計劃的。

第三、如果破壞者沒有被揭發沒有被驅逐的話，那末毫無疑問的，經濟計劃的執行，

也不知要糟到什麼程度，這點對於上述理論的近視者，是不應忽視的。

第四、破壞者常時不是在和平的時候，進行主要的破壞工作，而是在戰爭的前夜和戰爭的中間，進行主要的破壞工作，上述理論的創造者，不想一想，「有系統的實行經濟計劃」的這種腐朽的理論，蒙蔽了我們，我們沒有去對付這些破壞者，那末在戰爭的時候這些破壞者將要給與我們國家以如何重大的損害。

這種「有系統的執行經濟計劃」的理論，是對破壞者有利的理論，難道還不明顯嗎？十、必須粉碎並克服第四種腐朽的理論，就是說，史達漢洛夫運動，就是消滅破壞者的基本方法。

這種異想天開的理論，在高談史達漢洛夫者和史達漢洛夫運動的掩蓋之下，實際上是使我們打擊不到破壞者。

莫洛托夫在他的報告中，指出了很多的事實，說明在庫茲巴斯和頓巴斯，托派和非托派的破壞者，利用我們政治上麻木的一些同志，對於他們的相信，不斷的妨害史達漢洛夫運動者從中擾亂，故意的造成許多困難，使他們無法順利的進行工作，直至最後，將他們工作弄得坍台。

他們在「有系統的執行經濟計劃」這種腐朽理論的掩護之下，暗藏在國民經濟的內部，舉例說，如果在頓巴斯煤區破壞者，實行破壞大規模的建設工作，使產煤的一切準備工作，因為速度的落後，而與其他的工作相破裂，這時僅僅靠着史達漢洛夫運動者，能有什

麼作用呢？

史達漢洛夫運動，要求我們實行反對各種破壞陰謀的鬥爭，去幫助他們，以便他們能夠執行其偉大的使命，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對於破壞者的鬥爭，消滅破壞活動的鬥爭，摧毀破壞者，這是史達漢洛夫運動，能夠充分發展的必須條件，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我想這個問題也已經明白了，不須再來解釋。

十一、必預粉碎並克服第五種腐朽的理論，就是說托派破壞者，已經使用了其最後的幹部再沒有更多的補充了。

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只有無知的人，才會想出這樣的理論來。托派的破壞者，是有他們的補充的，首先便是蘇聯內部被推翻了的統治階級的殘餘，還有就是在蘇聯外面的，許多仇視蘇聯的集團和組織。

例如托洛斯基反革命的第四國際三分之二的成份，是偵探或危害者，難道這不是補充嗎？這個偵探的國際將要分派他們的幹部，到蘇聯來進行偵探和破壞的工作，難道這還不明白嗎！又如挪威的塞夫洛派，他們把托洛斯基招待在他們的家裏，並且幫助托洛斯基來破壞蘇聯。這難道也不是補充的來源嗎？誰也不能否認，這個反革命的集團，以後還要替托派的偵探破壞者服務，另外一個例子，在法國也有同塞夫洛派相類似的蘇法林派，難道這不是補充嗎？在反蘇聯的偵探破壞工作中，誰能否認蘇法林派也要給托派的幫助呢！總

國的魯特菲雪爾，馬史洛夫，烏爾班斯之流的先生們他們把自己的身體和靈魂都賞給法西斯蒂，難道這不是托派偵探破壞工作的補充嗎？又如以著名流氓依斯特曼為首的美國一小羣作家，用他們發狂的筆尖來專門誹謗蘇聯工人階級，並且以此為生，這難道他們不是托洛斯基主義的補充嗎？

我們要拋棄這種腐朽的理論，說托洛斯基主義者，是使用了 he 最後的幹部。

十二、最後必須還要粉碎並克服這樣一種理論，就是說，我們布爾什維克很多，他們破壞者很少，我們有千百萬羣衆擁護，而托派的破壞者，只是少數人的集團。那末我們布爾什維克，對於這少數的破壞者，用不着大驚小怪。這是不正確的，這是想得非常奇妙的理論。有些領導的同志，在工作中不會同破壞者進行鬥爭，喪失了警覺性，為得要消閑自在，便這樣來安慰自己。

我們布爾什維克有廣大羣衆的擁護，托派的破壞者，只有少數人的幫助，這自然是對的，但是這並不能說，破壞者不能給我們以大的損害，為要進行破壞危害，並不需要很多人，為要建設得尼泊爾（水電站——譯者）需要幾萬的工人，如要破壞它的時候，則只要幾十個人就夠了。在戰爭的時候，為要取得作戰的勝利，需要幾個軍的兵力，為要使得戰綫上失敗，只要幾個人就夠了。少數的偵探，混到我們的軍團司令部或是師的司令部，偷去我們作戰計劃，交給敵人就行了。為要建造一座鐵道的橋樑，需要上萬的工人，但是要破壞這座橋，只要幾個人就夠了，我們可以舉出無數的這樣的例子來。

我們不能這樣來安慰自己，說我們的人多，他們的人少。

應該要做到在我們的隊伍中，沒有一個託派的破壞者。

對於我們一切組織無論是經濟的，政府的，行政的或是黨的組織所共同的工作缺點，我們就應當用這種方法去消滅他，消滅這些缺點的辦法，就是像上面所說的那樣。

關於黨的組織及其工作的缺點，以及克服這些缺點的辦法，在發給大家的決議草案中，已經詳細的說到了，因此在這一方面，沒有重復說明的必要。

關於黨內幹部的政治教育和訓練問題，我簡單的來說幾句。

我想如果我們能把黨的幹部從下到上在思想上加以訓練，在政治上加以鍛鍊使他們能夠自由的判斷國際和國內的形勢，如果我們能把他都造成爲有遠見的列寧主義者馬克斯主義者能夠解決領導國家的問題而不會有重大的錯誤，那末我們就已經解決了我們整個任務十分之九了。

我們黨內的領導幹部是如何的呢？

在我們黨的成份上，負領導工作的大概有三四千高級領導者，也可以說，這是我們黨內的將領，其次是三四萬的中級領導者，這可說是我們黨內的校官，再其次就是十萬至十五萬，黨的下級領導幹部，這就是我們黨內的尉官了，提高這些指揮幹部的理論水平和政治訓練程度提拔到新的力量到幹部中來，擴大指導幹部的數目，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爲要達到這個目的，應該怎樣辦呢？

首先必須向我們每個黨的指導同志提議，從支部書記區委書記，直至每個聯邦共和國黨的書記，在一定時間之內，都要找到兩個黨員，能夠成爲他的真正的代理人。

大家或許會問：到那裏去找呢？每個人找兩個副手，我們沒有這多，沒有適當的同志，同志們，這話是不對的，我們有無數的有能力有大才的人，應該知道他們，並且提升他們，不要使他們停在老的地方發酵。同志們，我們要尋求這樣的幹部。

爲要進行黨的教育和支部書記的重新訓練，在每個省必須組織四個月的「黨的訓練班」黨的支部書記都應該派去受訓練。訓練完了，派到原來的地方去，然後把他的副手（副書記）代理人和基本組織內的進步黨員派去受訓練。

爲要進行對於區委書記的政治訓練，必須在蘇聯十個中心的地點，成立八個月的「列寧學校」區委和省委的書記，應派去受訓練，他們受完訓練回去以後，再把他們的副手（副書記）和區委州委有能力的幹部，派去受訓練。

爲着對於各個城市的黨的書記，進行思想的訓練和政治上的鍛鍊，必須在聯共中央的下面，成立六個月的訓練班，研究黨史和黨的策略，城市黨的書記，都派去受訓練，他們受完訓練以後，城市黨的組織把有能力的黨員派去受訓練。

最後必須在聯共中央的下面，成立國際和國內政策的研究班，時間是六個月，省委和邊疆黨部的書記，各民族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書記，都要去受訓練，這些同志應當輪流受

訓練他們應該成爲黨中央委員會領導同志的代理人。這點我們必須而且應當做到。

我所講的快要完了。我們已經說明了我們工作中基本的缺點，有些是我們一切經濟的行政的和黨的組織所共有的缺點，有些是特別表現於我們黨內的缺點，這些缺點，被工人階級的敵人所利用，來進行破壞危害偵探恐怖的工作。

我們也指出了基本的必要的方法，來克服這些缺點，並消滅外國偵探機關的法西斯蒂走狗托派的一切破壞危害偵探恐怖的工作。

我們是否有可能實現這一切步驟呢！是的，完全是可能的，因爲我們有一切必須的條件，來實現這些步驟。

我們所差的、是什麼呢？只有一種東西，就是準備好消滅我們自己的麻木、疏忽和政治的近視。

障礙就在這裏，我們推翻了資本主義，基本上建立了社會主義，舉起了世界共產主義的旗幟，難道我們還不能克服這點可笑的精神病嗎？沒有任何理由使我們懷疑，只要我們願意，我們是可以克服這個病的，但是這也不是簡單的事，而要認真的用布爾什維克的精神去做。

當我們克服這種精神病的時候，那我們就可以很自信的說，我們不怕任何國內和國際的敵人，我們不怕他們任何的襲擊，因爲我們在將來能夠粉碎他們，正好像我們在過去和現在粉碎他們一樣。

托洛斯基派罪惡的根源

陳紹禹

(一) 託洛斯基始終反對列甯

自一九〇二年以列甯爲首的布爾塞維克與馬爾托夫領導的孟塞維克分家時起，託洛茨基在俄國革命一切重要時期中都是或明或暗地站在孟塞維克方面來反對列甯和布爾塞維克的。當一九〇三年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關於黨章第一條黨員資格問題爭論時，託洛茨基便是贊成孟塞維克的。當一九〇五——〇七年俄國革命時，託洛茨基根據其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能領導農民，否認農民的革命作用和專門依賴俄國以外的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革命來幫助俄國革命的幻想，提出「打倒沙皇，便是工人政府」的冒險的超階段的口號，在理論上和行動上來反對列甯所提的打倒沙皇政府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唯一正確主張。當一九〇七——一二年，俄國革命失敗的反動時期，託洛茨基走上孟塞維克取消派的營壘，在理論上和實際上反對列甯和布爾塞維克的艱苦準備革命高潮和鞏固革命政黨的正確主張，當一九一二年革命新高潮開始到來，列甯在巴拉加召集布爾塞維克的臨時代表大會以團結黨的力量去迎接革命新高潮時，託洛茨基却聯合孟塞維克取消派及一切反布爾塞維克的派別來組織一個所謂「八月聯盟」，以反對列甯和布爾塞維克。當帝國主義大戰時代，託洛茨基實際上是在孟塞維克立場上來反對列甯「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革命口號的；而且在那個時候，列甯便提出根據資本主義政治上經濟上發展

不平衡的規律，無產階級革命有在個別國家首先爆發首先勝利的可能。這種天才的理論，同時嚴厲批評托洛茨基所提的「歐洲聯邦」的口號和一國社會主義不能勝利的理論的不實際性和反動性。在一九一七年一月革命成功後，十月革命前不久，托洛茨基才聲明放棄自己錯誤主張而加入布爾塞維克，但在十月革命前夜，他在卑彼德堡工人代表蘇維埃會議中，過早地說出了布爾塞維克準備武裝起義的事實和日期，實際上向敵人告密，同時，並和工賊季諾維也夫康米涅夫以及布哈林和賴可夫等一起反對十月革命的起義。因此，托洛茨基並未參加領導十月革命武裝起義的委員會，十月革命勝利後，托洛茨基雖然參加了內戰，但東南西三條最主要戰綫上，即打敗可爾卡克里尼金等的戰事，不但托洛茨基沒有參加，而且都是在反對托洛茨基主張和由列甯特授權斯達林領導的條件之下才得到勝利的。當一九一八年，德帝國主義對蘇聯進攻，俄國軍隊不能作戰，即革命國家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列甯斯達林估計到國內困難和德國革命漸次成熟的條件而主張簽訂和約以救蘇維埃國家時，布哈林拉狄克等冒險的小資產階級份子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勾結起來反對列甯斯達林等的正確主張，號召對德作戰；托洛茨基當時提出「不戰不和」的口號，實際上幫助布哈林和社會革命黨人等反對列甯和黨的中央。

（二）託洛斯基破壞經濟建設

當軍事共產主義終結，國內轉行新經濟政策時托洛茨基主張繼續軍事共產主義政策，企圖使俄國工農聯合破裂以致革命失敗，遭到列甯史達林和布爾塞維克黨的嚴厲反對，當

一九二〇年所謂「職工會問題」爭論時，托洛茨基主張用軍事紀律在工管內來壓制工人，加入反黨的所謂「工人反對派」來反對列甯和布爾塞維克黨。當蘇聯轉入和平建設時期後，自一九二三年起，托洛茨基等便又公開提出一國內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主張，反對列甯、史達林和全布爾塞維克黨及全體工農所努力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一九二四年列甯死後，托洛茨基便公開企圖以托洛茨基主義來篡改列甯主義，搬出早已被列甯和布爾什維克黨擊碎的所謂「不斷革命論」和「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論」來反黨，當史達林堅決繼承列甯遺志領導全黨和工農羣衆在蘇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並得到初步勝利時，托洛茨基等在一九二七年秋季便走人勾結白黨將軍，建立祕密的反黨組織，同時在同年十月革命紀念節示威時，托洛茨基信徒便公開在示威中高呼反黨和反革命，反蘇聯的口號，以致布爾塞維克黨不得不將托洛茨基等公開驅逐出黨。以後，由於托洛茨基等走入更公開反黨反革命的道路，于是才被蘇維埃政府和人民驅逐出社會主義的國家領土以外去。當蘇聯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托洛茨基等與全世界資產階級同聲唱和，說五年計劃一定失敗；但是五年計劃在史達林英明領導和全國人民英勇努力之下，勝利地完成了而且超過了。托洛茨基的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被事實打得粉碎，于是托洛茨基主義在蘇聯內部便更加成爲廣大民衆深惡痛絕的污物，因此，托洛茨基便不能不在外國最反動勢力中去找取反對布爾塞維克黨和蘇聯人民的助力。

一九三三年德國希特勒上台以後，托洛茨基於是投機宣傳說：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在國

內雖然勝利了，但法西斯蒂在德國勝利，便證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要失敗。因此，托洛茨基主義者必須與法西斯蒂聯合，以便取得法西斯蒂幫助，在法西斯蒂進攻蘇聯而使蘇聯失敗時，回到蘇聯在法西斯蒂武裝羽翼下去得到政權。正是在這種理論和實際情形之下，托洛茨基及其匪徒便公開成了德意法西斯蒂的走卒偵探了。

由此可見，托洛茨基及其信徒們自始至終是反對列寧，反對布爾塞維克黨的；雖然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這個期間，托洛茨基曾經加入布爾塞維克黨，但他在這十年間在各種革命基本問題上都是反對布爾塞維克黨及其領袖列寧和斯達林，結果不僅又不免被布爾塞維克黨驅逐出黨，而且被蘇聯人民驅逐出社會主義的國土。因此，托洛茨基及其匪徒們今到處招搖撞騙地說他們是什麼「布爾塞維克派」或「列寧派」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的撒天大謊，真是掛羊頭賣狗肉的騙子行爲，從這裏可見托洛茨基主義之所以由工人運動內部的一個小支派，墮落成爲法西斯蒂的軍事偵探走卒，也絕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這只是托洛茨基主義不相信無產階級能領導農民和不相信農民的革命作用的反動理論的必然歸宿；因爲它既不相信工農革命力量，既不相信而且反對已得政權的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在蘇聯內去建設社會主義制度，那它必然要走到主張恢復反對勞動民衆利益的資本主義制度；而既然蘇聯工農在布爾塞維克黨領導之下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托洛茨基及其匪徒們便不能不去尋找那種最反對工農，最反對蘇聯，最反對社會主義，最反對共產黨的最反動法西斯蒂作主人了。

(三) 託匪甘爲法西斯的偵探

托洛茨基及其匪徒們既然作了法西斯蒂的軍事機關的偵探和奸細，當然他們便不能不執行軍事偵探和軍事奸細應作的事務；因此，他們所採取的工作方法主要地不能不是陽奉陰違人面獸心的兩面派方法。他們所採取的鬥爭手段不能不是暗殺，破壞經濟和交通，謀害工農大衆，出賣軍事祕密和出賣祖國等等卑鄙殘忍的方式了。托洛茨基及其匪徒們既然作了法西斯蒂準備進攻蘇聯的奸細和探諜，他們便不能不執行德日意法西斯蒂的意旨，來在西班牙，中國等國家內進行偵探和破壞工作，以幫助日寇佔領中國和幫助德意侵略西班牙了。

(四) 託匪是中華民族的公敵

至于中國，托洛茨基匪徒們，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國共合作時，盡力主張國共分裂，實際上幫助帝國主義反對中國革命；但在國共分裂後，共產黨不得已而領導工農組織蘇維埃政權和紅軍時，托洛茨基及其匪徒們却又罵紅軍蘇維埃爲「土匪」同時主張工農去參加國民會議而不要擁護蘇維埃；而現在當國共合作重新建立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時，托洛茨基及其匪徒們便又秉承日寇的意旨，盡力破壞抗日救國的事業。例如日寇希望中國在抗戰時在國際上孤立，托匪等高呼「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日寇企圖用「以華制華」毒計來滅亡中國，托匪等便高呼「國內戰爭必須與對外戰爭同時並行，各階級絕對不能合作」；日寇盡力企圖首先破壞國共合作並消滅國共兩黨，托匪等便盡力挑撥國共

關係，並在理論上和實際上反對國共兩黨；日寇非常痛恨中國有統一的國民政府，托匪等便宣佈必須打倒國民政府；日寇最恨中國統一的國民革命軍，托匪等便痛罵中國現有軍官都是軍閥和現有軍隊都是軍閥軍隊，而主張必須全部瓦解和潰散中國現有軍隊；
 托匪等便拚命咒罵：日寇最害和最痛恨共產黨和八路军，托匪便特別反對和侮蔑共產黨和八路军；日寇盡力想破壞救國會和反對救國會領袖，托匪便也特別侮蔑和攻擊救國會及其領導人。西安事變時，托匪張慕陶唆使暴徒打死主張和平統一團結抗日的王以哲將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托匪曾謀刺為國共合作而努力的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廣西出兵抗日時，托匪王公度等公然搗亂抗日的後方；現在河南泌陽縣長的七匪賈綠雲，在全國團結抗日的情形下，還公然勾結土匪，進攻新編第四軍的周俊明部隊；並殺戮愛國學生青年。所有這一切，證明托匪不但是共產黨的敵人，而同時是國民黨和一切抗日黨派團體軍隊以及全國民族的敵人，是全世界先進人類的敵人。

剷除日寇偵探的托洛茨基匪徒

康生

一 托洛茨基匪徒是日寇最得意的工具

從蘆溝橋事變以來，日寇對中國開始了新的大規模的強盜戰爭，這種戰爭的進行，一方面依靠着陸海空軍，機械化的部隊，新式的武器，另一方面依靠着公開的暗藏的偵探間

謀，漢奸，奸細來進行。

偵探奸細本來就是日寇侵略中國政策不可分離的組成部份，是日寇武庫中久經考驗的工具，這種工具在戰爭中是最兇毒最便宜也是最難防備的武器。從甲午戰役到蘆溝橋事變，在任何那一次的事變中，都可證明偵探奸細間諜漢奸是日寇侵略中國的尖兵，進行戰爭的先鋒。

蘆溝橋事變後，隨着日寇的陸海空軍，飛機大炮唐克的軍事的進攻，各地的日寇偵探奸細到處活動，幫助日寇的軍事行動，偵探我國軍事政治經濟的祕密，搗亂後方，幫日寇轟炸我國的城市居民，進行挑撥離間，破壞反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些偵探的活動，常常比幾軍幾師的軍隊收效還要大的。

日寇在中國進行偵探工作，是採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有的是公開的使館武官室，駐屯軍的間諜機關，各地特務機關；有的是半公開的商店，會社，藥房，報館，照像館，考查團，『文化』機關，妓院，浪人的各種團體，有的是收買利用親日派漢奸等最少數的出賣祖國的敗類，來進行偵探間諜的工作。這些無恥的敗類，賣國的漢奸，扮演着各種角色：有的公開的組織傀儡機關，建立偵探組織，如北平的漢奸潘毓桂公開的說：『說我是漢奸，是賣國賊，我都不怕。』所以，『抗到底』雜誌立刻送了潘漢奸一副有趣的對聯是：『無恥近乎勇，有奶便是娘』。這種公開無恥的漢奸的面目是很容易識破的。然而，另外有一種漢奸，在日寇偵探機關指揮之下，不僅不公開暴露他們的漢奸面目，相反的，用各種

方法，把漢奸的面目掩蓋着，明明爲日寇的偵探機關效勞，而他們却假借着反日的招牌，這種漢奸是不易識破的。而托洛茨基匪徒，在日寇所稱贊的『高明』技術掩蓋之下，便成爲這種暗藏的日寇偵探最出色的工具。

每個中國的同胞不會忘記，一九三七年五月一號華北日軍部第二課長和知召集了一個各地特務機關的聯席會議，在這個會議中決定了日寇侵略山西的綱領，這個綱領爲『申報週刊』在六月六日全部登出，而其重要的一條便是：

『戊，收買投機黨派——如失意之共黨七派（托洛茨基匪徒早已不是一個政派了——筆者）宜假援助彼等之成功，可使在各地作利於帝國之各種活動，因此輩思想之華人，專能麻醉一般智識份子，以破壞南京之統一，彼等之工作技術亦甚高明，尤可得隨彼等以學習工作，推進工作。』

在這個侵略山西的偵探綱領下，日寇每月津貼托洛茨基匪徒張慕陶五萬元，要他組織所謂『新黨』，來對付共產黨，破壞反日民族統一戰線。張慕陶陳覺生等漢奸共同組織漢奸偵探團體——丁丑同志會。張自忠率領着張慕陶等匪徒，在日本的津貼和幫助之下，以赴日考查團的名義，到東京去聽受日寇的指示，以實現七匪賣國之陰謀。每個中國同胞不會忘記在西安事件和平解決之後，張慕陶等托匪份子，用各種陰謀欺騙煽動東北軍反對中央政府，以至用挑撥暗殺的手段將抗日的將領王以哲殺死。（以上見『巴黎救國時報』一百零三期，北平，上海，張燦和裕生的通訊）

這些事實，本來是舉國公知的，我所以要重複的提起，是因為日寇匪這樣嚴重的陰謀，在當時還沒有引起全民族的警惕，還沒有引起全中國人民一致起來在各方面剷除托洛茨基匪徒。因此，使萬惡的死有餘辜的托匪黃公度，李血淚等民族叛徒，在盧溝橋事變全國抗戰之際，利用廣西的軍隊開赴前綫抗日之時，在廣西組織叛賣祖國，破壞抗戰的陰謀叛逆的行動，公開的幫助日本帝國主義。如果在托匪黃公度叛逆之前，還有人以為托洛茨基匪徒只是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敵人，那末在這次叛逆案之後，全中國有天良的同胞，就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匪徒不僅是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敵人，而且是全中國人民的公敵，是日寇破壞中華民族解放自衛戰爭的暗探走狗。可是這隻日寇的探狗，常常蒙着一身羊皮，常常是掛着「反日」的牌子，還使用着日寇所稱贊的「高明技術」，「麻醉的方法」，來為「有利於帝國活動」，因此有少數人常常不易識破他們，受着牠的蒙蔽，這樣托洛茨基匪徒就成為日寇滅亡中國的得力工具。

二 什麼是托洛茨基主義？

為什麼托洛茨基匪徒墮落到道德淪亡，人格掃地，天良喪盡，死有餘辜的地步呢？

為什麼托洛茨基匪徒墮落到叛賣祖國，甘作漢奸，日寇走狗，全民族公敵的地步呢？

要答覆這點，就必須知道：什麼是托洛茨基主義？

托洛茨基主義的實質，遠在七八年以前，斯大林同志在其致『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的信中，早已說清楚的指出：

『事實上，托洛茨基主義乃是反革命資產階級在其進行反共產主義，反蘇維埃政權，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鬥爭中的先鋒隊。』

斯大林同志的這個指示，具有極大的歷史意義，在今天看來，更是特別顯而易見的。因為經過了蘇聯在一九二六年八月審判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暗殺總部案和一九三七年一月審判反蘇聯托洛茨基平行總部案，已經將托洛茨基匪首和其他各國的門徒爲法西斯蒂效勞的罪惡活動作了一個總結，在這兩次審判案中，他們的綱領和手段完全揭露出來。

根據托洛茨基匪首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給托洛茨基平行總部的指示信和平行總部中的份子的自供，匪首的綱領和手段主要的是：

一，憑借德日法西斯蒂的外力，推翻蘇維埃政府奪取政權，使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恢復到資本主義——這個問題托洛茨基在他給匪首的平行總部的信中很清楚的說：

『須知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取得政權後，如不使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在相當範圍內適合於資本主義列強制度，則無法維持此政權。』因此，『容許德日兩國資本自由開發蘇聯』，『放棄工業化集體化政策』，『解散集體農場或容許自由退出集體農場』。

托洛茨基這種對法西斯蒂的投降，即使拉迪克自己也不能不承認說：

我與皮達考夫讀完這個指令後，認為這個指令已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之活動作了一總結，並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嚴重的指出：無論如何，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之政權只能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政權。（以上所引均見中蘇文化協會出版之『托洛茨基匪徒危害蘇聯案』第二、三頁，拉迪克供詞。）

二，勾結外敵，割讓蘇聯的領土——托洛茨基爲了借助外國法西斯蒂的力量，以武裝干涉的手段推翻蘇維埃政府。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親自告訴皮達考夫，他與德國國社黨領導者希特勒的代理人格斯進行了談判，訂立了以下的條約：

（一）保證對於德國政府一般的友善關係，並保證在最重要的國際問題上與德國政府實行必要之合作。

（二）同意割讓領土。

（三）准許德國企業主以租借形式（或以其他形式）經營各種企業，即德國經濟所必須藉以補充之各種企業（即鐵礦，錳礦，石油，金礦，木材以及其他等等）。

（四）在蘇聯造成便利於德國私人企業活動之條件。

（五）在戰爭的時候，在軍事企業中以及在在前線上，開展積極的軍事破壞工作，而且此種軍事破壞工作應依照托洛茨基與德國總參謀部商妥之指示而進行之。

至於割讓那些蘇聯的領土給德日法西斯蒂呢？托洛茨基在其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給拉迪克指示信中已經明白的指出：

……一定要割讓領土……必須將濱海省和黑龍江沿岸一帶讓與日本，將烏克蘭讓與德國。（以上見同上書五六頁，皮達考夫供詞。）

三，挑撥反蘇聯的戰爭，在戰爭時候使蘇聯失敗！——托洛茨基給他的平行總部的信中講得十分明確：

應當承認，只有當蘇聯在戰爭中遭受失敗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方有實際取得政權之可能，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應當努力準備……因為如果不能用暗殺手段達到目的，托洛茨基分子取得政權之主要條件，就只能是在蘇聯在戰爭失敗。因此，應當竭盡可能去加速蘇聯與德國之衝突。（見同書六頁拉迪克供詞）

四、實行軍事破壞工作——托洛茨基匪首和他的蘇聯的匪幫，為實現牠在德日兩國代表面前所承擔之義務，曾在蘇聯許多工業鐵路礦山中進行軍事破壞工作，托匪皮達考夫自己說：

我曾囑咐自己的人（而且我本人也正是這樣做法）在進行暗害工作時，切不要分散自己的力量，而要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於主要的巨大的、具有國防及全國意義的企業。

在這一點上，我是依照托洛茨基的指示行動的。

自然當托洛茨基匪首與德國訂立條約時，對於這一項在第五條早已規定好的。（以上見同書十頁皮達考夫供詞）

五、叛賣祖國甘作政探——托匪克尼亞節夫說，他與托匪的平行總部商定之後，接受日本偵探機關日先生之委託，要在大戰爆發時：

實行燒軍用庫、軍糧站、以及衛生處。……日本偵探機關，曾特別堅決要求在大戰爆發時，採用毒菌之方法，將最易傳染之毒菌施放在兵車軍糧站以及衛生處。（以上見同書十四頁克尼亞節夫自供）

六、實行暗殺！——這種手段不僅是拉迪克親自說「洛茨基曾經要求：『組織由可靠分子之小團體來實行暗殺蘇聯的共產黨之領導者，首先是暗殺斯達林』。而且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他們曾經由比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暗殺總部將列甯拉拉的書記基洛夫同志刺死。

托洛茨基匪徒不僅企圖幫助德日法西斯蒂瓜分蘇聯，而且同樣的幫助日寇瓜分中國。這一點，托洛茨基匪徒在他給平行總部的信中曾有明確的指出：

我們應將庫頁島之煤油讓與日本，並且保證在日本對蘇作戰時供日方以煤油，我們也應當允許日本開金礦，我們應當同意德國要求，不去阻礙德國佔領多瑙河流域諸國及巴爾幹半島，同時也絕對不去阻礙日本去侵略中國。

以上是現時托洛茨基匪徒的主要的綱領與手段。這與德日偵探機關共同商妥的綱領與手段，還遠在聯共十五次黨代表大會斯達林已經指出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特點，在於他們「在手段方面是無所不用，在政治方面是毫無原則。」

至於托洛茨基匪徒在中國如何去根據他們的綱領和手段，去進行叛賣自己的國家的罪惡行動。幫助日本法西斯蒂，我們將專門述及，這裏首先要解答幾個問題：

第一、有的人這樣想：托洛茨基主義雖然在是不好的，但是牠過去好像曾經是『革命的』，甚至在中國，直到今天還散佈着從外國翻譯的一些無恥的爲托洛茨基匪首宣傳的書籍，將托洛茨基形容得好象他過去曾經是『列寧的朋友』一樣的，但是稍爲懂得一點俄國革命歷史的人，就可以知道，托洛茨基主義自其最初產生以來，就是反對工人階級、反黨、反列寧主義的。請看歷史的事實，像鉄一樣的將這點加以證實。

一九〇三年七月，當聯共黨第二次大會時，關於黨章的問題，以列寧爲首的布爾塞維克，與馬爾托夫爲首的孟塞維克發生激烈的爭論，當時，托洛茨基站在孟塞維克方面來反對列寧，他認爲列寧所提出的布爾什維克黨章，可以嚇退單獨的知識分子，他認爲列寧集中組織的黨，是『可驚的貧乏的思想』。這不是列寧的思想『貧乏』，相反的，列寧天才的思想使思想貧乏的孟塞維克的托洛茨基吃驚了。

一九〇四年，托洛茨基發表了一個最卑污的小冊子名爲『我們的政治任務』，來攻擊列寧關於布爾塞維克勝利，勞動勝利，和社會主義勝利的學說，他在這本小冊子中用最卑污的名詞來污辱馬克思列寧主義，甚至侮蔑列寧『爲工人運動中的反動派』，由此可見托洛茨基之卑污醜態和政治上之無恥已達到如何的地步。

一九〇五年，托洛茨基創造了反馬克斯列寧的『不斷革命論』，主張無產階級不僅不

應聯合農民，而且要與農民激烈的衝突，這種反列甯主義的謬論，斯達林在『十月革命俄羅斯共產黨人的策略』的小冊子上曾給以無情的打擊，指出托洛茨基反革命的不斷革命論，不僅對農民的革命性缺乏信心，而且對於俄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和才能同樣缺乏信心。

一九一一年，托洛茨基聯合了一些資產階級的走狗孟塞維克等人物，組織了『八月聯盟』來破壞布爾塞維克，侮蔑列甯和布爾塞維克為『野蠻的教門式的狂暴的亞洲人』。列甯當時說：『這個聯盟是『以無原則性虛偽和空話為基礎的』。斯達林關於這個聯盟曾經寫道：『大家都知道，這個由破布亂巾所縫成的『黨』所抱的目的，就是要破壞布爾塞維克黨。』雖然托洛茨基當時並沒有達到破壞布爾塞維克黨的目的，但是直至這個『聯盟』失敗以後，他也沒有放棄反對列甯的布爾塞維克黨的活動。

一九一五年，托洛茨基極力反對列甯關於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個國家獲得勝利的學說。這可見托洛茨基遠在二十餘年前就已經完全投降了資本主義。

僅僅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托洛茨基才暫時的混入到布爾塞維克黨內，這正如斯達林同志所說的『托洛茨基拋棄了自己一箱糟貨，藏在箱櫃裏。』不要聽信一種謠言，好像說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起過特殊作用，這種謠言真是無稽之談，因為托洛茨基當時還僅僅是一個新入黨的。十月革命在列甯領導之下的實際的領導暴動的中心是：斯威德諾夫，斯達林，謝任斯基，布伯諾夫，和烏里茨克。而托洛茨基呢？却認為十月革命本身並不是社會主義的。也不要聽信這種謠言，好像說：托洛茨基在俄國內戰爭起了特殊的作

用。相反的，在南方戰綫上如果不是布爾塞維克排斥了托洛茨基的計劃，而採取了斯達林的計劃，並且派斯達林親自指揮南方戰綫，則可使德國波蘭帝國主義的敵人，在南方佔領很大的蘇聯領土而影響全局。特別是一九一八年當列甯提出布勒斯特條約時，托洛茨基堅決的反對列甯，這個自稱『勇敢的戰將』，到了最嚴重的關頭，就將自己的糟貨從箱子裏露出。正如斯達林同志所說：

在布勒斯特條約時，這些『勇敢』的戰將都張惶失措起來，而德帝國主義的進攻把他們都拋在絕望的網裏，弄得神經錯亂，這個，誰人不知呢？（見斯達林『論反對派』中文版十五頁）

十月革命以前，托洛茨基及其朋友就反對列甯和列甯的黨。那末在十月革命以後這反黨的活動更加明顯了。一九二〇年，當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時，列甯又用更具體地提出了在一個單獨的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勝利之可能，列甯特別指出『聯合農民，使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完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建設』。但是托洛茨基在其一九二二年一月的『一九〇五年』一書的序文中却說：『在蘇聯聯合農民共同建設社會主義，這簡直是夢想。』在他一九二二年就說：『俄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真正發展，只有在歐洲各主要國家內無產階級得到勝利才有可能。』『我們始終都要處在世界經濟監督之下。』所以他認為在一個單獨的國家內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當斯達林揭穿了這種投降資本主義的陰謀，指出托洛茨基的資本主義監督就是政治監督，就是要把蘇聯適應於資本主義。並且在十四次黨大會上（一九

二五年）把托洛茨基那種反列寧的『沒有先進各國「國家的幫助」，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謬論給了嚴重的打擊。

但是到了一九二六——二七年時，托洛茨基反斯達林和列寧斯大林的黨內行動，已走上公開的反蘇維埃的應受刑事處分的道路，把反黨反蘇維埃的鬥爭公開搬到街上去，由反蘇維埃的示威，由密祕的印刷所，墮落到反革命的立場與白黨勾結，結果被蘇聯的人民驅逐出境，以至墮落到一九三二年到三七年作軍事破壞工作，偵探工作，暗殺工作，賣國勾當，作德日法西走狗。這不是偶然的，這不過是托洛茨基歷史發展之直接的結果。

至於托匪幫助日寇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的民族解放鬥爭，提出『不要阻礙日本侵略中國』的綱領，這是不是偶然的呢？絕對不是的，遠在一九一五年，托洛茨基的門徒皮達考夫在關於民族自決問題上，便與布哈林一起反對列寧的主張，並且辱罵列寧為『民族自決權思想的迷信家』。那末當着托洛茨基正式做日寇走狗之時，他們幫助日寇侵略中國，這對於托匪並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因此如果說托洛茨基主義好像過去還好的樣子，這不是政治無知，便是有意為偵探作掩護。

第二個問題要回答的，就是在中國還有些人這樣的認識：以為雖然托洛茨基主義是反對列寧的反對共產黨的，但他終究還是一個政治派別。是不是一個政治派別呢？不是的，斯達林同志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三號在聯共中央全會的報告上說得很清楚：

當我們同志與托洛茨基匪徒偵探作鬥爭時……我們同志還未了解托洛茨基主義已不是工人階級中一個政治派別了……現在已變成外國偵探機關所僱用的匪徒，偵探，破壞者，危害者和殺人犯的卑污的無原則的匪幫了。

因為一個工人的政治派別，他不怕在羣衆面前暴露自己政治面目，相反還要在羣衆面前宣傳自己的政綱。可是托匪的政治綱領是「不妨礙日本侵略中國」。這種綱領，不但不敢在中國人面前宣佈，而且還要在「抗日」招牌之下盡量的掩護，甚至中國公開的托洛茨基匪徒葉青，最近在一個刊物上連他自己是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都不敢承認，好像是共產黨冤枉他是一個托洛茨基匪徒。可是，這正是托匪以兩方面派的方法掩蓋他日寇偵探的面目來進行反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陰謀。只是從這一點也可以知道：

托洛茨基匪徒早已不是一個政派，而是一夥爲日寇偵探機關所僱用的出賣祖國犯罪的匪幫而已。

三 中國托洛茨基匪徒爲日寇偵探服務

如果托洛茨基匪徒僅僅是只有一個爲法西斯蒂效勞的綱領，沒有實際的去勾結敵探，出賣國家民族，沒有實際的進行軍事破壞和暗殺的罪惡，那他們還可以用偵探慣技來加以否認。可是不幸得很，他們的實際的罪惡行動要比他們的綱領還要駭人聽聞。

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匪首給他在中國的徒子徒孫們的指令是：幫助日本侵略中國，這些中國的托洛茨基匪徒們過去破壞紅軍，污蔑紅軍爲「土匪」，反對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

——中國共產黨——種種的罪惡，罄筆難書。現在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幾個主要的事件上，看看他們到底幫助日寇侵略中國作了些什麼？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我們的東三省，同時，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的介紹，與由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偵探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托匪的組織。談判的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貼，待有成效後再增加之。這一賣國的談判確定了，日本津貼由陳獨秀托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取了，於是中國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幫助日本侵略中國的雙簧戲。

當時陳獨秀等托匪說，日本佔領東三省並不是爲了侵略中國的領土，而是爲了解放東省懸案問題。這一方面掩護日寇滅亡中國的陰謀，而同時托洛茨基在歐洲於九一八事變後在其『日本的侵略中國與蘇聯』的一文上加緊挑撥日寇進攻蘇聯的戰爭，且同時又爲日寇施放煙幕說：『從遠東方面所加之蘇聯存在的危險，直接的或尖銳的威脅，無論如何是沒有的。』（見托匪機關報『鬥爭』第六期）這另一方面，又爲日寇準備進攻蘇聯的陰謀作掩護。同時，托洛茨基匪徒，當日寇開始了向中國人民進攻之時，不去破壞日本的進攻，而去破壞中國的各种反日的團體，不去反對中國人民的公敵——日本帝國主義，而去專門反對反日最堅決的紅軍和中國共產黨，這便是九一八後他們幫助日寇的鐵的事實。

一九三二年——當時中國最主要的事件是上海戰爭。十九路軍和上海的工人，市民爲了保衛上海英勇抗日。但是托洛茨基匪徒，無論是在中國的陳獨秀的『托匪中央』，無論是在蘇聯的中國托洛茨基匪徒，日寇的奸細，陳獨秀最好的幹部周達文、俞秀松、董亦湘等都異口同聲的說：上海戰爭並不是民族革命戰爭，而是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戰爭。當時托匪破壞上海戰爭，破壞反日罷工的事實，乃是盡人皆知的，每個上海和滬西的工友不會忘記托匪華文魁，龔麟書用一切方法破壞滬西的大罷工，甚至勾結偵探，要用綁票的手段來綁架領導罷工的楊善坤同志。

一九三三年——當時中國最主要的事件是：馮玉祥先生在和中國共產黨黨員吉鴻昌同志在張北抗日。可是托洛茨基匪徒張慕陶假借共產黨的名義去破壞張北抗戰，甚至無恥的提出『聯日反蔣』的口號，以至勾結偵探，向偵探告密，將英勇抗日的共產黨黨員吉鴻昌同志逮捕槍斃。

一九三四年——當福建事變時，十九路軍在福建樹起了反日的旗幟，聯合共產黨紅軍一致抗日，但是日寇偵探張慕陶，杜畏之等匪徒急的打入福建去，提出極左的口號，使福建政府與人民對立，挑撥十九路軍內部的團結，破壞十九路軍的抗日行動，這些行動，都是受着日本偵探機關的指示。

一九三五、三六年——當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那時，中國有着兩個統一戰線：一個是共產黨代表全中國人民的要求，提出的反日民族統一

戰線。這是抗日救國，挽救中國危亡的唯一出路；另一個是日寇提出的反共統一戰線，這是日寇挑撥中國內戰，以華制華使中國滅亡的死路。托洛茨基匪徒是站在那一條戰線上呢？它過去是，現在也是站在日寇的反共戰線上來反對中國共產黨，破壞反日民族統一戰綫，污蔑共產黨主張是『出賣階級』，造謠說共產黨主張反日統一戰綫沒有誠意。他們主張進行內戰，『圍剿』紅軍，散佈國民黨蔣介石先生死也不會抗日的謠言，挑撥離間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係，並且日寇和匪托張慕陶派人到陝北來破壞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和甘陝蘇區。托洛茨基匪徒在『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下來掩護着日寇進攻中國，轉移中國人民反日的目標。這無怪魯迅先生痛罵陳獨秀等托匪是有悖中國人爲人的道德；也無怪日本偵探機關稱贊他們爲最能『幫助有利帝國的活動』，『破壞南京的統一』，麻醉羣衆最『高明』的工具了。

一九三七年——這是全中國人民開始了和平團結，一致抗戰的一年，也是托匪更加公開和無恥的出賣祖國，進行暗殺，叛逆、陰謀、叛變的一年。自西安事件和平解決之後，托洛茨基匪徒極力的挑撥內戰，以實行日寇以華制華的政策，而張慕陶、徐維烈等托匪，更以挑撥煽動的陰謀，劊子手的手段，將抗日的王以哲先生殺死。托洛茨基匪徒之喪盡天良，一至於此。

幾年來托洛茨基甘作日寇偵探奸細，破壞抗日運動，出賣民族國家，實行暗殺恐佈的罪惡，發展到黃公度，李向凝等民族叛徒在廣西的陰謀叛逆，將中國托匪的罪惡作了一個

纏結。

但這並不是說明托匪的叛賣祖國的罪惡已經結束，相反的，這只是他們罪惡暴露的開始。這點不難明白，因為『破壞者時常不是在和平的時候進行主要的破壞工作，而是在戰爭的前夜和戰爭的中間進行主要的破壞工作。』（斯大林）所以當廣溝橋事變後，全國一致上下一體的英勇為民族生存抗戰之際，稍有天良的人，誰都願幫助抗戰以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但是在托匪黃逆的叛變中證明，不僅他們甘心作日寇的走狗、漢奸、組織後方的叛逆來破壞前方的抗戰；而且駭人聽聞的是，在此案中發現了日寇關東軍的印信和托匪與日寇破壞中國抗戰的計劃。這無怪廣西當局對於托匪這種喪盡天良的叛逆處以極刑。這種處置，不僅是為全中國人民所擁護，而且也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蒂，愛好和平的人士所贊許。因為托洛茨基匪徒不僅在蘇聯在中國是幫助法西，出賣祖國，而且，在各國也是一樣的。（關於托匪在蘇聯，西班牙，法國，美國等罪惡另文再述——筆者）因為托洛茨基匪徒的組織是一個國際偵探的組織，所謂『第四國際』不過是在世界偵探機關指揮之下的一個偵探暗殺的總部而已。

大家記得，去年六七月間『盛京時報』載：『上海舊俄白黨及美國托洛茨基份子，以德日防共協定為契機，猛烈的合作。』同時上海日本報紙登載：『托洛茨基親自派了一個美國的托洛茨基分子到上海來担任東方托洛茨基組織的指揮員。』這是不是真的呢？根據托匪的上海中央負責人，同時與這個美國托匪發生關係之程松生的自供，這是千真萬確的

事實，祇是日本的報紙因其與托匪的關係早曉得這件事實而已。那末，這個美國托匪是誰呢？那就是一個外國偵探，同時是托洛茨基匪徒。在上海：

任職英文上海晚報 (Shanghai Evening Post)

做事在廣告部 (Advertise Department)

家住法租界

名叫格拉斯 (Glass, 另一名為 V, T, Robertson)

美國的托匪格拉斯，利用報館的名義，一方面和日寇的偵探機關發生關係，同時擔負中國托洛茨基匪幫組織的總書記，格拉斯，他的老婆以及曾經在上海的『中國論壇』做事以後叛變投身托匪的美國人伊羅生等外國偵探托匪，聯合着，陳獨秀，彭述之，羅漢，葉青，劉仁靜，張慕陶，杜畏之，陳其昌等老的托洛茨基匪徒和收買誘惑的幾個新的敗類，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的組織。這些匪徒並沒有幾個人，而是極少數的敗類所組成的。他們本身沒有量力，但是他們背後是有日寇法西斯偵探機關的援助的。他們受着日寇的指示派人到各方面去進行偵探，欺騙，麻醉，破壞抗戰的工作。特別是破壞八路軍的抗戰，破壞邊區，成爲他們最中心任務。

爲了實施這個陰謀，日寇出了五萬到十萬元錢給了托洛茨基匪徒，經過張慕陶和北方的托匪，在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間派了孫義海，郭蘊荊，黃佛海等匪徒混入八路軍進行偵探的活動，在戰鬥員中煽動拖槍逃跑，並企圖暗殺八路軍的最高領袖。但是，八路軍堅決抗

日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它的戰鬥員都是經過長期奮鬥鍛鍊出來的，每個戰鬥員都具有抗日救國的決心、艱苦奮鬥的精神，每個戰鬥員在政治上，紀律上，對羣衆的關係上都是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日寇托匪這一陰謀未能逞手，但是；這個陰謀案的兇毒無恥，當爲全國人民，全國軍隊所必要警惕的。

據托匪孫義海等供稱：他們對八路軍的目的就是要實行破壞八路軍抗戰的陰謀。他們進行這個陰謀，主要的是

(甲)瓦解八路軍的部隊，破壞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當托洛茨基匪徒張慕陶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後要派黃佛海等到八路軍來時，張匪曾清楚的告訴了他們以下的任務：

調查他們進行工作的方法與方式，如果調查清楚，我們還要在他們內部組織一部份青年來作破壞他們的工作……我們主要的目的，我們一方面要破壞他們的組織，一方面要刺殺他們的最高領袖。(見黃佛海供詞，張黃第四次談話)

混入到第八路軍的托匪領導人孫義海，在進行這工作時，首先是替日寇進行漢奸宣傳，破壞抗日戰爭，說中國抗日戰爭不能成功。因爲：

『就打退日本，歐美亦是要打我們呀！』

『不但不成功，而且還能滅亡。』

『中國貧弱不堪，沒有力量抵抗日本英美。』(見孫義海的『宣傳要旨』、郭蘊荊供

詞。)

在這種漢奸的宣傳中，他們依據張蔭陶匪徒的指示，利用共產黨主張反日民族統一戰綫，主張國共合作，他們就造謠共產黨『出賣階級』，煽動兵士對共產黨懷疑：

『現在我們要認清楚，他們是不可靠的，只有自己把自己認清楚，這才自己負起自己的責任來。』

同時『以生活之苦，煽動兵士拖槍逃跑』；並且『爭取動搖落後的羣衆以補習爲名建立補習小組』；等到『組織好了以後，拖槍逃跑與土匪聯絡，在紅軍作戰時擾亂蘇區，以紅軍的名義來破壞紅軍的名譽』。(以上均見郭蘊荊供詞)

匪的小嘍囉之所以這樣作，完全是依據托匪領導機關和張蔭陶的指示，因爲當張匪與黃佛海講話時，曾堅決的要求他們瓦解英勇抗戰的八路軍。張匪的辦法是：

在下級的幹部中組織一部份勢力，或宣傳一部份幹部，引起其回家的觀念，並勸其拖槍逃跑，又可給錢作回家的路費。這是要瓦解一部份部隊的辦法。(見黃佛海供詞)

(乙)破壞反日民族統一戰綫。

托洛茨基匪徒在八路軍中怎樣實施他們破壞統一戰綫的賊技呢？據孫義海和黃佛海說，對一般羣衆說：

『共產黨惡化，國民黨腐化。』

「國共合作，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就是共產黨所說的和平統一戰綫，國民黨也承認了和平統一，然而都是互相欺騙的，都是不能成事實的。」

他向國民黨說：

「共產黨……他不是真心合作，如果他得着權力，國民黨一定要吃虧。」
同時在八路軍中說

「中央一貫的「剿共」政策是不能變的，目前不過是緩和而已，國民黨蔣介石只是投降日本，不會真正打日本。」

這些匪徒，在日寇指導之下用盡一切挑撥，離間，造謠，污蔑的方法來破壞反日統一戰綫，破壞國共合作，他們爲日寇効勞叛賣祖國的罪惡鐵證，就是托匪分子黃佛海自己也不得不承認：

托洛茨基匪和張慕陶是什麼人？是出賣祖國的漢奸，是大衆的罪人，是破壞統一戰綫的唯一陰謀之賊。（見黃佛海供詞）

（丙）爲日寇作漢奸偵探：

據黃佛海在他的供詞中說，日寇托匪張慕陶指示他們：

要深刻的打入紅軍組織內部，甚至加入共產黨組織內，以探得一切工作的進行方法及黨內一切深密的組織……加入學習機關和工作機關以得到深刻的情報。而孫義海等托匪怎樣來作情報工作呢？孫義海自己供認：

洩露祕密，紅軍每有移動，即向外報告，使一般人注意，使紅軍受到無形中的損失。

至於如何向外報告，黃佛海也加以說明：

在附近作小營業：以作內外聯系便於輸送消息。

(丁) 進行暗殺：

進行暗殺，是托匪日探打入到八路軍邊區和共產黨內主要目的之一，當張慕陶與黃佛海談話時已經清楚指出：

『要刺殺他們的最高領袖。除非將他們消滅完盡，中國才有救的。』因此，要『組織一部份部隊來作別動工作並作將來刺殺或暴動的準備。』『與小職員發生聯系，以作將來刺殺或暴動的工作。』

他們怎樣實施這些暗殺的陰謀呢？托匪分子郭蘊荊自供他們暗殺的方法是：

『刺殺首長：用愛國會或用政治搗亂，舉行示威大會，或單獨面見首長時刺殺之，或多數遊行示威，或大鬧風潮首長解圍時刺殺之。』

托匪進行以上工作，必須大量經費，這些經費的來源在那裏？郭蘊荊講得很清楚

：『經濟來源由日本津貼五萬或十萬，專供破壞紅軍之用，需少數錢由小團體維持，小團體維持不了時再由組織領取。』

上述的幾點，就是日寇偵探、托洛茨基匪徒、張慕陶漢奸破壞八路軍抗戰的兇毒無恥的陰謀，幸賴八路軍英勇抗日決心鋤奸的將士與前方軍民各界的警惕，揭穿了托匪的陰謀，一致起來鋤而去之，粉碎了日寇托匪的鬼計，這是一件全國可幸的事。但這並不能使我們安心下去，相反的要更加警惕。因為日寇托匪不僅在去年抗戰開始時進行破壞八路軍的活動，而且現在在堅持抗戰時更要進行破壞八路軍和全國軍隊的新的陰謀。因為中國的托洛茨基匪徒，在托洛茨基指揮下，在其本身罪惡的發展中，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到現在，已經完全走到：

破壞抗日戰爭，

分裂統一戰線，

實行叛賣祖國，

甘作日寇偵探，

進行軍事破壞，

採取暗殺手段……等等的死有餘辜的罪惡地步！托洛茨基匪徒沿着這條道路，愈走愈遠，愈遠愈毒。

每個中國同胞，只要看一看托匪過去和現在的罪惡，看一看他們在廣西及八路軍中進行的陰謀，我想他就不難認清托匪之漢奸面目。可是很可惜的，雖然張匪慕陶幫助了日寇侵略山西，然而直到今天他還可以在山西逍遙法外。雖然陳匪獨秀從九一八以來就與日寇

勾結，然而，他還可以在武漢演講，使用其老奸巨滑的偵探技術，用「中國抗戰是爲了發展工業科學」的煙幕來掩蓋日寇對中國的侵略。讓這些日寇漢奸在全國抗戰之後還能繼續活動，這不能不是全中國人民的恥辱，全國抗戰的損失。爲了抗戰的勝利，中國人民再不能容忍下去，因爲剷除托匪漢奸是戰勝日寇必要的條件，是每個不願作亡國奴的同胞的天職。

四 剷除托匪是戰勝日寇必要的條件

既然日寇在進行進攻中國的戰爭中利用托匪來破壞我國的抗戰，破壞我民族的統一，偵探我國軍事、政治、經濟的祕密，暗殺我國前線的抗日將士；那末肅清托匪叛徒就必然成爲戰勝日寇的必要條件之一。

怎樣剷除這些敗類呢？

第一必須提高全國人民的警惕性。要達到此點，必須對托洛茨基匪徒有下列的認識：
（甲）托洛茨基組織不是一個政治派別，而是一幫暗匪；不是一個國家的內奸，而是爲法西斯效勞的國際偵探組織。

爲什麼這種認識是必要的？因爲只有認識了托洛茨基匪徒不是政派，你才能夠認清他們的政治面目，才能將對他們的幻想除去，提高你的警惕性；因爲只有認識其國際偵探的性質，你才能不會這樣想：雖然他們在蘇聯、西班牙、法國、在廣西、八路軍等處進行了叛變的陰謀，也許在中國或者在我的地方不會發生的。要曉得：托洛茨基的偵探組織是不

分國籍不分地域的，只要你抗日，他就破壞你。

(乙)托洛茨基匪徒不是一黨一派的敵人，而是全中華民族的公敵。

爲什麼這種認識是必要的？因爲直到今天還有人只認爲他們是共產黨的敵人，甚至有的人還想象他們作爲反對共產黨的工具。這種辦法，不能不是托匪在廣西叛逆之後還能繼續活動的原因之一。這種辦法是絕對錯誤的，不僅可使全國抗戰遭受損害，而且是養癰致患，自害自己。事實證明，托匪在廣西的叛逆要推翻廣西省政府，替日寇搗亂我們的後方（破壞上海的抗戰。難道這只是爲了反對共產黨嗎？八路軍是全國堅決抗戰的軍隊之一部，共產黨是與各反日的黨派合作，爲了抗日救國，爲了全中國民族生存而奮鬥的。破壞八路軍的抗日戰爭，破壞共產黨與各黨各派合作抗日，難道這不是破壞全民抗戰，對日寇進攻中國有利的事嗎？托洛茨基匪徒十餘年反對共產黨，從來沒有停止過，但每次的陰謀破壞都是被共產黨擊破的，共產黨的警惕、團結、教育、堅決奮鬥的布爾塞維克精神，既有信心戰勝日寇，更不懼怕幾個托匪敗類。但是如果有人象養它們在自己的旁邊，那末危害的結果首先是象養人要受到的。暗探的利害，不在於他在外面反對你，最利害的是藏在臥室裏而且經常向你拍馬屁。可是能不能因爲它們不是藏在共產黨裏我們就不反對呢？不能的，因爲這也不合乎全民抗戰的利益，共產黨將他的同盟者的利益看作如自己的一樣的，因此，在反對日寇所僱用的偵探、間諜、奸細、漢奸的鬥爭中，全中國人民應當將托洛茨基匪徒視爲全中國人民的公敵，使它們不能有一點可乘的機會來進行叛賣祖國的罪

惡。

(丙) 必須認識兩面派的手段是托洛茨基匪徒進行暗探工作的主要的武器。

爲什麼這種認識是必要的？因爲托匪進行破壞抗戰的罪惡活動，常常是打着『反日』的牌子，甚至爲取得信任，在某些問題上它還作出點成績來迷惑你的耳目。但是這種方法是偵探破壞者常用的慣技，因爲一個偵探『如果不願在短期內被揭破的話，那麼任何的破壞者是不會經常進行破壞工作的。相反的，現在的破壞者，常常在工作中表現他的成績，因爲這是他們能夠存在的唯一方法，這樣來取得信仰，以便繼續其破壞工作。』(斯大林)

要曉得，日寇軍事進攻的武器，不僅是在戰場上，而且常常在你的身邊，並且恭維你而咒罵着他自己。蘇聯的經驗告訴我們，當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暗殺總部破壞之後，托洛茨基平行總部的首腦皮達考夫、拉迪克等匪徒，玩弄着他們陰險狡詐欺騙撒謊的兩面派手段，在報紙上發表大罵托洛茨基的文章。拉迪克曾這樣寫道：

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之過去的頭目們、既墮落到反革命的地步，於是便採用了武裝干涉者的偵探，爆炸者和暗害分子所採用的一種方法。兩面手段便成了他們向無產階級大本營實行聯繫的工具了。

至於皮達考夫，當時也在文章上假裝痛罵托洛茨基匪徒，裝着正人君子的樣子，要求槍斃他們自己的同盟者。他這樣寫道：

我竟找不到字眼來把我的忿怒與憎恨完全形容出來。這些人連最後一點的人性都喪失無餘了。他們應當被剷除，因為這種毒物能敗壞蘇維埃國家新鮮清潔的空氣；因為這種危險毒物能傷害我們的領袖，而且已經傷害了我國最優秀人物之一，可愛的同志和領導者——基洛夫。

這些托洛茨基匪徒，痛罵托洛茨基匪徒是偵探、爆炸者、暗殺兇手，但是他們自己就是領導這些匪徒的頭目；他們痛罵托洛茨基匪徒的『臭不可聞的兩面手段』，但是，他們自己，他們的文章，就是玩着這種卑污無恥，天良道德喪盡的兩面派的把戲。對於托洛茨基匪徒，不能希望他們還有最後一點的人類道德。只有認識他們兩面手段的方法才能曉得對於托洛茨基的方法，『不是舊的爭論的方法，而是新的連根剷除。』（斯大林）

第二，剷除托洛茨基匪徒的第二個主要問題，就是要政府與人民，人民與政府一致動員鋤而去之。達到這點就必須：

（甲）人民的反日鋤奸運動在抗日高於一切的基礎上擁護政府軍隊抗日。特別在現在抗日戰爭受到部份失利之際，不要因一時對日寇的忿恨，中了托匪的挑撥奸計而與政府對立。

（乙）政府不要懼怕民衆起來抗日鋤奸，相反的要積極幫助領導民衆運動，不要爲了防止漢奸來阻礙民衆運動，不然可以使得托匪漢奸利用來挑撥民衆與政府軍隊的關係，可以使漢奸乘機活動。

(丙) 在上面條件下，上下一致團結，彼此相互信任，廣大的動員民衆，組織民衆，發揮民衆的積極性，在日線後方從各種反日陣綫上將托匪剷除。肅清托匪漢奸是全國人民的天職，而不是幾個人的私事；肅清托匪日探是中國人向日寇偵探公開的鬥爭，而不是少數人的祕密行動；因此，全國人民一致動員起來，公開的鋤奸，是肅清托匪第二個主要問題。

肅清托匪第三個重要問題，也是最主要的問題，便是鞏固反日民族統一戰綫，鞏固國共合作。因為托匪經常是利用國共兩黨合作間的一些磨擦來進行挑撥離間的工作。托洛茨基之進行挑撥離間，對於共產黨不是新的問題，這是他在十幾年來反對共產黨常用的武器，共產黨不會中他的任何奸計；但是我們也希望國民黨的同志與我們一樣的，大家站在抗日高於一切的一條戰線上，不受托匪的任何挑撥離間，精誠團結一致抗日。這是肅清托匪的根本問題，也是上面所說的一切問題的環子，只有這樣。才能將托匪連根剷除。

警惕、一致動員，精誠團結，是肅清日探托匪必要的條件，肅清一切的日寇偵探漢奸托匪，我們才能澈底的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每一個不願作亡國奴的中國人，都應當動員起來擔負這種鋤除托匪漢奸的任務。我們相信，以全國人民的大團結強暴的日寇尙能戰勝，而幾個少數的民族叛徒，日寇走狗是不難剷除淨盡的。因此，托洛茨基匪徒的命運，正將如其主人日本帝國主義一樣。

肅清敵人奸細的托洛斯基匪徒

漢夫

一 托匪是全民族的敵人

在有些人看來，也許還認為托洛斯基主義分子是個政治派別，還有一些人，對托洛斯基派的言論和行動，完全採漠視不理的態度，認為它是某一個政黨中的一個派別，將它攻擊蘇聯，攻擊蘇聯共產黨，破壞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陰謀，不看作日德法西斯侵略國家的奸細偵探的破壞行動，而看做蘇聯內部，蘇聯共產黨內部的「爭持」。他們沒有看到，托匪不僅勾結日德法西斯侵略者，在蘇聯境內進行暗殺破壞的工作，還在西班牙，破壞合法的民主政府和人民陣線，以期和德意法西斯以及富蘭科的軍隊收裏應外合之效，他們更不知道，中國的托洛斯基匪徒也接受了敵人的指揮和金錢，猛烈的進行着破壞抗戰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托洛斯基匪徒的行動，是到處做法西斯侵略國的偵探奸細，消滅社會主義社會自由幸福的生活，破壞世界愛好和平的民主國，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不能實現，永遠做着法西斯侵略國家的奴隸。

托洛斯基主義分子是敵人雇用的殺人犯，是匪徒，是偵探；是奸細，而決不是政治派別。一個政治派別，就是一個有政治面目立場和綱領的集團或黨派。它決不躲開工人階級，決不躲開全國人民。相反的，它一定會公開的宣傳他們的主張，提出自己的口號，說服人民，證明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尤其是在現在的中國，它一定會提出抗敵救國的主張，

來說服全民族，不管它的主張是否完全正確。托洛斯基匪徒是不是這樣的呢？不是的。它們不願意叫全民族知道它的政治面目，怕暴露它的真正的目的和任務；一旦它們的政治面目。目的和任務完全揭開，它們是一定要遭受全民族的唾罵和打擊的。它們唯一的原則，唯一的工作，就是陰謀，挑撥，勾結敵人，破壞抗戰。這種專以執行敵人命令為任務的匪徒奸細，是民族的敵人，而決不是政治派別，是全民族的敵人。而決不是某一黨某一階層的敵人。我們說托洛斯基匪徒是民族的敵人，因為它不但不是以抗日為原則以民族利益為出發點的。而是出賣民族利益，勾結敵人，接受敵人的命令的。這樣，托洛斯基匪徒不是在抗日的大原則下和別的政黨有意見上的不同，而是根本反對抗日的，它反對的，攻擊的，破壞的，不是一個政黨一個階級，而是整個中華民族。

二 托匪是敵人的大走狗

我們說托洛斯基匪徒是敵人的偵探奸細，是民族的敵人，首先可以由托匪在莫斯科審判案的供詞中，得到證明。匪首托洛斯基在一九二五年致拉迪克的信中說：『如果以為不取得最重要的資本主義政府的良好關係，尤其是最有侵略企圖的如目前的德國和日本這一類政府的良好關係，就能夠取得政權，這是一種癡想。現在就應該和這些政府去聯系和取得商權，這是完全必要的。』托匪更訓令他的黨徒們：『我們應當同意德國的要求，不去阻礙他佔領多瑙河流域的國家和巴爾幹半島，同時不去阻礙日本佔領中國。』是的，不但阻礙日本佔領中國還要積極的幫助日本佔領中國。

托洛斯基匪徒在中國，怎樣和日本政府發生聯系和取得商榷，怎樣的在接受敵人的命令，不阻礙敵人佔領中國，幫助敵人佔領中國呢？這可以從它們的言論和行動兩方面來證明。

托洛斯基匪徒在言論方面，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常用『左』的辭句，來掩蔽它的奸細偵探危害民族的陰謀，企圖藉此欺騙一小部分富於熱情，勇敢有為，但是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沒有正確的明晰的堅定的了解的青年，誘致他們離開統一戰綫。托洛斯基匪徒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言論，主要的有下列幾種：

(一) 以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代替抗日唯一的原則，以反對世界和平的口號，分裂世界和平陣綫。

不錯，中國是個半殖民地的國家，是受着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的。但是，不能不着重的指出，在日本已經武裝佔領了中國很多土地，屠殺了很多人民，破毀了我們的文化，現在正急劇猛進的進行征服全中國的今天，如果我們不集中全民的力量，趕走唯一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強盜，我偉大的中華民族，就會成爲亡國的奴隸的。所以，雖然，同爲帝國主義，日本却是我們今天唯一的敵人，托洛斯基匪徒葉青狂吠着，帝國主義是『一邱之貉』，根本沒有高下，『其目的無非是要我全國國民，將對日抗戰的力量，分散到反對英法美德意等國方面去，削弱對日抗戰的力量，增加日寇的同盟軍，這正是執行匪魁『不阻礙日本佔領中國！』的一指示！』

匪徒目的，也還在挑撥中國和平集團各國間的敵對，減少各國對我抗戰的同情援助。不僅社會主義的蘇聯，即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英美法今天也是和平集團的國家，是反對侵略，同情援助我國抗戰的。如果反對和平集團，拿朋友當敵人反對，那就是陰謀減少抗戰的外力援助，也就是幫助了敵人佔領中國。托洛斯基匪徒葉青狂吠着『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是飽狼和餓狼的分別，真所謂『一邱之貉，』根本沒有高下，站在和平陣線方面反對侵略陣線，乃是幫助一羣帝國主義，攻打一羣帝國主義，有什麼意思？』托洛斯基匪徒在此地，想藉『飽狼』『餓狼，』的辭句，挑起我們對友邦的憤怒，它的用心，正是幫助日本，和整個侵略陣線，反對我們的友邦。

(二) 攻擊蘇聯破壞中蘇關係。

更加可恥的卑鄙的是托洛斯基匪徒在『左』的反對和平集團的語句下，將蘇聯也包括在內，說它是『飽狼。』托洛斯基匪徒執行日寇的命令，企圖把中國拉進防共協定，破壞中國和平集團的蘇聯的友誼關係。同時，我們要特別指出，托洛斯基匪徒明知道全中國人民，都曉得蘇聯是我們的友邦之一，是積極援助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所以，它對蘇聯的攻擊，造謠誣蔑也特別厲害，它們在蘇聯境內進行最可恥最卑鄙的破壞工作，在中國，更是不斷的造謠，說蘇聯內部如何混亂不穩等等。如果我們檢查一下托洛斯基匪徒的刊物，就可以發現，這班匪徒非常効忠於日本，從來沒有提到日本國內反戰運動是如何高漲，經濟困難是如何日益增加，抗戰開始敵人所受的損失和打擊是如何嚴重，而只看見在無恥的

喊叫『日本的政治軍事，都是很健全。』這不是敵人的話嗎？

(三) 抹殺我軍抗戰的英勇散佈抗戰必敗等民族失敗主義。

抗戰軍事雖然暫時遭受了部份失利，但是我軍的英勇，是中外同欽，誰都讚揚的。可是，托洛斯基匪徒就不然。它們拚命在誣蔑我們抗日的軍隊，說什麼『他們怕死，他們根本沒有抗戰的決心，於是他們在前綫——蘇州一帶叛變了。』他們竟高唱『我們必須割掉這個毒瘤。』看罷，這班匪徒，竟在幫助敵人，宣傳我軍沒有抗戰決心，侮辱英勇抗戰的士兵，挑撥人民與軍隊的感情，引起人民對抗戰動搖，甚至於執行着敵人進攻的命令，將抗日軍隊看做『毒瘤』，說什麼『必須割掉』這種軍隊，這不是和日寇所說的「磨礮」一樣的口吻嗎？

此外，它們系統的散佈『戰必敗』的民族失敗主義，托洛斯基匪徒的陳獨秀說，開戰後『軍事上會一敗塗地』，說什麼『明知必敗而戰』，認為抗戰是『不啻以卵擊石，不待開火，勝敗已可逆觀。』這完全是替敵人說話，認為抗戰軍隊是不堪一擊的，根本就不要和敵人去抗戰，免得以卵擊石，自取滅亡。這正是敵人攻心的毒計，是假我抗戰決心，滅我抗戰勝心的宣傳。

(四) 挑撥國共合作破壞統一戰線

爲了抗戰勝利，中心的任務是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鞏固統一戰綫，主要是鞏固國共兩黨的合作。在這個原則之下，現在任何攻擊國民黨或共產黨的言論，都足以

破壞統一戰綫，削弱抗戰力量的，而托洛斯基匪徒恰恰就是替人盡了這個職務的。它們在一小部份人民仍有懷疑共產黨的情緒時，散佈着反共的狂言。這班匪徒所用的陰謀是：一，重提國共兩黨在過去十年間的不睦，引起兩黨間的仇恨。二，造謠誣蔑共產黨在統一戰綫中有「吞併」或推翻國民黨的企圖，引起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懷疑，戒備以至於憤恨。三，將力量僅次於國民黨的共產黨力量，描寫成沒有抗戰能力的。四，杜撰「事實」，達到它分裂共產黨和人民，尤其是和工人羣衆的密切關係。五，攻擊共產黨爲「漢奸」。它們以前已經做了不少的這樣活動。到最近則更加緊的進行了。

他們誣蔑共產黨和中國民衆，他們把平津失陷，太原失守的罪惡和原因，不追溯到劉汝明李服膺等人的放棄國土，反而說這是民衆的無力，民衆運動的破產，甚至於宣告了「民衆運動的死刑。」他們造謠說以前的紅軍只剩了「一萬多」了，來「證明」八路軍的無抗戰能力，更顛倒是非，說陝北仍存在着「封建割據的遺毒和對於中央陽奉陰違，」將陝北局面和以前的華北同等看待，而他們要說的結論，是「華北的殷鑒不遠，我們真不禁要替陝西前途憂，」道出了日寇敵人要說的話——進攻陝西！他們更說共產黨「現在還心坎要來反對國民黨，反對中央，」以挑撥國共兩黨的關係。這的確「已經十足做了日本強盜的便衣隊，就是說，執行了漢奸的任務！」

托匪集中力量執行敵人給他的反共任務，但是同時也反對國民黨的。這個事實，更足以證明它們的居心，正是攻擊一切堅持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的政黨。托匪竭力反共，

也還企圖藉此「證明」國民黨聯共的錯誤，以引起國民對國民黨的不滿。它們也曾公開的說過這樣的話：『可笑中國國民黨看不出這種漢奸和左派和他結下了海樣的冤仇，非把他打倒不可。』『國民黨還以為這般漢奸和左派，口頭上隨着唱了幾句三民主義，就可以隨着一起抗日，』『豈不知道這般漢奸左派正在乘着國民政府抗日戰爭危急的時機，打算取
下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權力。』這不是攻擊中央政府的精誠團結一致抗戰的政策嗎？這不是敵人奸細的明顯活動嗎？它們也虛偽的說服從政府擁護領袖，而實際上是推翻政府，反對抗戰領袖的執行者。

(五) 破壞抗戰的統一軍事挑撥軍隊間的合作

托匪不僅在政治上執行敵人的陰謀破壞，在軍事上也是一樣的。抗戰軍事的統一，使敵人受到重大的威脅。所以，托匪極力進行破壞。它們狂吠東北軍『怕死，』『沒有抗戰決心，』『在前綫叛變，』它們誣蔑東北軍『倒戈，』沿京滬綫『打到』南京，破壞東北軍的名譽，挑撥中央軍和東北軍的關係，這批匪徒，雖然口頭上讚揚中央軍犧牲最大作戰最猛，它的實際作用，是在『反證』其他軍隊的不猛烈作戰，不大量犧牲。這班匪徒從來也不說到地方軍隊，是怎樣和中央軍在一條戰綫上，同樣的作戰犧牲。從來也不說到八路軍的勝利的。這不是顯然的挑撥軍隊嗎？

(六) 提出『城市出錢，農村出力，』破壞全民統一，保持漢奸政權的基礎。
政府很正確的提出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以增強抗戰力量。托派匪徒却

提出了『城市出錢，農村出力』（葉青）的破壞抗戰的口號。城市富戶甚多，應該出錢，能夠出錢，但是，在農村裏地主同樣是富足的，農村雖然破產，地主却依然是財主。土匪之所以反對地主出錢，是陰謀使地主不參加抗日統一戰線，及吸引地主對土匪的同情，而這批既不出錢又不出力的地主，有可能受土匪的利誘而做漢奸，這是培養漢奸，預備供敵人驅使的『維持會』分子，托派匪徒『城市出錢』的陰謀，是要增加抗戰經濟的困難（因為我國城市尚少，而有些大城市已陷敵手），也是增加對工人的剝削及城市市民的負擔，引起城市居民對抗戰的不滿。托派匪徒『農村出力』的陰謀，是要阻止工人和城市市民參加抗戰，削弱抗戰軍事中的生力軍。總之，托派匪徒陰謀使統一戰線不能建立，使它的內部，互相嫉視仇恨，懷疑和鬥爭。這些敵人奸細，一方面企圖以『城市出錢，農村出力』的口號，騙取地主的同情，同時却又提出『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貧農』的『左』的口號，以破壞農村中的抗日統一戰線。凡此稱種，都是托匪使同胞自相殘殺，實現以華制華的毒計。

土匪的奸細言論，是絕對欺騙不了主張堅決抗戰到底的全國國民的。它們就採取猛烈的破壞抗戰及抗日統一戰線的直接的恐怖行動。托派匪徒漢奸劊子手，曾經：一，毒害傷兵（在陝北，）煽動傷兵搶劫滋事，二，暗殺堅決主張和平統一抗戰救國的王以哲將軍；陰謀暗殺堅決主張並積極奔走國共合作抗戰到底的周恩來先生；三，破壞抗戰軍隊開赴前線（廣西托洛斯基匪徒黃公度破壞抗戰軍隊案，）並且在前線抗戰軍隊中，煽動火線叛變

，以引敵軍進佔我國領土（前在蘇州前線的一部分東北軍中，就有托匪分子在內，煽動叛變，致蘇州被敵人佔領，影響全線軍事；）四、與敵人領事館『取得聯系』、『共同商榷』領取津貼，出版反共的破壞統一戰線的刊物（葉青等在上海就是如此；）五、組織別動隊，參加敵人指揮的便衣隊，破壞抗戰，作敵人佔領中國的先鋒。（最近敵人在徐州組織便衣隊一萬人，就有托匪分子在內。它們唯恐其不能効忠敵人，完成滅亡中國的任務，還收羅在漢口香港和西安等地僅有的匪徒，前往參加，）這些鐵一般的事實，說明了托匪已因着全民團結更緊，抗戰決心更強，單靠匪論不能盡其奸細作用，而積極的採取恐怖暗殺擾亂後方的可恥的行動了，在統一戰線更擴大和鞏固，抗戰更獲勝利的進展中，它們一定更公開，更無恥，更卑鄙，更直接和更殘酷的組織便衣隊別動隊和暗殺團等，進行其爲人類所棄的恐怖劊子手的活動。

三 怎樣肅清托洛斯基匪徒

托匪的言論和行動，完完全全證明了它們是我們全民族的敵人。我們要提高政治警覺性，堅決的肅清這些漢奸匪類，以便我們能貫徹抗戰到底，爭取最後的勝利。我們要：（一）揭露托匪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陰謀匪論，及其奸細偵探作用，使大家澈底認清其奸細面目，加以澈底肅清。這裏，決不能用爭論的方法，和敵人奸細，沒有什麼爭論，祇有澈底的肅清。（二）政府和人民應提高政治警覺性，檢舉托匪的活動，逮捕托匪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及處決漢奸敵探之軍法嚴厲的處治。（三）提高民衆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的認識，和一般的政治水準，打擊一切的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言論和行動。民衆統一戰線有了正確的一致的深刻的認識，就能更加團結一致，使托匪奸細的匪論，受到嚴重的打擊，而無隙可侵。同時，任何破壞統一戰線的言論和行動，縱然不是托匪的影響，也是它們散佈匪論的機會，是幫助了匪論的散佈的。所以，爲了澈底肅清托匪奸細的影響和言論行動，必須打擊一切對統一戰線有害的言論行動。（四）將廣泛的羣衆組織起來，嚴密羣衆組織，使托匪無機可乘。

肅清托匪奸細是全中國人民貫徹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的一個重要任務。

斥葉青諸托洛斯基派匪論

亮 平

「……必然要刮讓領土，必須把沿海州和黑龍江流域一併讓與日本，把烏克蘭讓與德國……，我們（指托洛斯基派）應當把庫頁島的石油出產讓給日本，並保證他在與美國開戰時，供給他石油。我們也應當准許他來開發金礦，我們應當同意德國的要求，不去阻礙他佔領多瑙河流域的國家和巴爾幹半島。同時不去阻礙日本佔領中國」。（托洛斯基給拉迪克的信）

日本關於西伯利亞的鐵路的裝載量及其他軍事情報，「是從蘇聯境內托洛斯基派得來的」（日本陸相杉山對於貴族院議員足田質問之答覆）

從日本貴族院的講台上從莫斯科十月大廳的被告席上，日陸相杉山及蘇聯托派拉迪克

等，把托洛斯基派爲日德法西斯蒂勒躬盡瘁奔走效勞的黨黑的陰毒的面目公佈於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托洛斯基的中國黨徒葉青張滌非任一黎學稼等，就遵從着托洛斯基的法西斯蒂走卒的路綫用了一切方法，來反對抗日戰爭，反對和平統一，反對民主，反對爲這些任務而堅決鬥爭的中國共產黨。他們在「文化建設」雜誌上發表了許多文章，來說明他們的漢奸主張。「托派賣國賊和日本強盜異曲同工地合唱滅亡中國的曲調。」

橫在日本滅亡中國的路上的，是中華民族的強大的抗日運動，因爲日本深刻知道「倘中國農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則帝國在滿之勢力，行將陷於重圍」。「反滿抗日之集結，實行大規模的游擊擾亂，則日大軍（日軍）勢必苦於應付矣」。（見松室孝良報告）所以日本就用盡一切方法來麻醉和破壞中華民族聯合抗日的運動。爲着達到這一目的，日本就利用了各種煙幕彈，企圖掩蓋他的日益加緊的侵略，並企圖使中國民族的視線，從主要的中日的矛盾轉到國內矛盾上去。日本須要普遍的散播恐日病，使中國不敢起來抵抗，而迫得忍受日本的侵略。日本須要中國人賣國，不要中國人愛國與保護祖國。日本堅決反對和破壞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綫，反對最堅決革命的無產階級及其他政黨來領導抗日運動。上述所有這些都是爲着一個目的：滅亡中國！

日本強盜的意志，對於漢奸托洛斯基派，當然就成了聖旨，托洛斯基派就是鼓起他們所有的力氣，來遵行這一聖旨。

(一) 以統一取消抗日

托派賣國賊，首先以所謂「統一」來取消抗日。

「民族運動是一個統一的運動」「統一就是抗日」。祇要中國統一了，真正統一了，不是名義上的統一，日本自不敢侵犯。（見葉青「統一救國的途徑」）

祇要統一，何必抗日。這樣一來，抗日就被勾去了。

但是托派的所謂「統一運動」究竟是什麼呢？「統一運動的前提，是消滅封建勢力，而不是反對帝國主義，是內政的一致，而不是對外的抗戰。（張滌非「從馬克思主義檢討中國共產黨最近的政策」）哩，原來如此！托派是要公開抹煞中日的矛盾，公開主張取消對日抗戰的啊！可是這上面有一點頗覺奇怪！托派以前說，中國社會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封建勢力，已成了毫無作用的「殘餘之殘餘」，而堅決地反對共產黨的封建的土地革命。爲什麼經過幾年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之下，反要用偌大的「統一運動」去消滅封建勢力呢？這上面的道理，其實是不難明白。以前反對共產黨所提出的「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估計是爲着反對共產黨所主張與實行的土地革命爭鬥。現在主張中國主要的要「消滅封建勢力」，是爲着鼓勵討伐異己的內戰以便利日本的進攻，以實現日本帝國主義所希望的「使中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糾紛屢興，則收復失地的企圖，逐漸消沈」的毒計。

爲着取消抗日，托派賣國賊便極力散播「恐日病」之毒菌。

中國共產黨要「煽起無把握的抗日戰爭，」（見葉青文）「你就必須知道抗戰不是兒戲的事，隨便的事。抗而勝固好，抗而敗則步阿比西尼亞之後塵，怎不考慮？怎不謹慎從事呢？如果抗戰的條件不具備時，那是應該與敵妥協以延緩時間的」（?!）可惜，托派賣國賊沒有公開說出妥協到什麼程度？在蘇聯割讓沿海州，在中國呢，退到堪察加去？還是全權贈敵後，再徐圖翻身呢？托派這類誣蔑抗日戰爭是無把握的戰爭，其目的要使中華民族染上恐日病，屈服投降於日本鐵蹄之下，不敢起來抵抗。因為日本「所最感愉快者，乃中國官吏普遍的懼於恐日病而不敢稍形違抗帝國也」。（松室季良報告）

而且爲着「不去阻礙日本」「滅亡中國」，當然就要反對中國人愛中國。他們說：「社會主義者之從事民族革命，是爲着社會主義，而不是爲着愛國主義」，「社會主義者」不能「專意於愛國與救國」。中國共產黨主張「爲祖國生存而奮鬥」，是「叛賣社會主義」，是「中國的社會愛國派」。（見張滌非文），托洛斯基派，以最無恥的態度，胡說這種漢奸主張，是「馬克思主義」。

好，我們來看究竟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怎樣主張的。

在一九一六年，布哈林藉口「反對保護祖國」來反對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自決權，列寧就回答他道：「他（指布哈林）的錯誤，在於把對於保護祖國的否定，變成陳腐刻板的老套，不是從當時的當前的戰爭的具體歷史特點出發，而是一般地說着。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請你想一條文出來，說：反對民族壓迫可以不贊成「保護祖國」的。這樣的條文，

是想不出來的」列寧接着說「我們不是一般的反對保護祖國，而是反對用這當作欺騙口號，來掩蓋當前的帝國主義戰爭」。

在同年十二月，列寧在致蘇瓦林的信中，又明白的說；

「當準備革命戰爭的時候，民主派和社會主義者，不怕預先宣佈他們在這一戰爭，贊成保護祖國。相反的當準備反動的戰爭時，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敢於預先在宣戰之前決定他將在這一戰爭中贊成「保護祖國」。

「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害怕在一八四八及一八五九年號召德國人民和俄國作戰」

「我們的黨，不怕公開宣佈，他贊成愛爾蘭反對英國，摩洛哥、阿爾及耳，都尼斯反對法國，特黎波里反對意大利，烏克蘭、波斯、中國反對沙皇，俄羅斯的戰爭和暴動」。

由此可以明白看到，在帝國主義國家，資產階級進行民族壓迫與侵略戰爭，共產主義者應當堅決反對「保護祖國」，反對愛國主義而堅決進行鬥爭，來反對本國的資產階級（日本共產主義者就如此做着）在被壓迫民族的國家，共產主義者應當主張「保護祖國」主張愛國主義，聯合本國資產階級（在他確實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他的條件之下）來反對民族壓迫。這正是馬克思列寧的國際主義之有機的兩方面。

中國共產黨因為反對日本強盜侵略中國，所以主張抗日，主張愛國，主張保護我們祖國。而托洛斯基派漢奸，正因為幫助着日本強盜來侵略中國，所以反對抗日，反對愛國，

反對保護祖國，以便實行托洛斯基的「不去阻礙日本佔領中國」的指示。

這難道不是明顯到了極點嗎？

接着，托洛斯基派就不能不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我反對聯合抗日之論反對聯合中央和地方共同抗日之論，因為這個聯合有承認割據勢力之嫌。既說聯合，就無異於把它看作構成中國的單位，而予以合法的地位，並且這有種種缺點：第一，聯合是與封建妥協，缺乏革命性，完全是保守主義的。第二，各個割據勢力利益不同，因而各懷鬼胎，在最初就聯合不起來。第三，即使聯合起來，因為是若干割據勢力合成，所以團結力不大。第四，聯合不免有破裂的可能。個別的利害和政客的挑撥，均可使聯合破裂。第五，一旦有意外的局面展開，各個割據勢力因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單獨行動，破壞聯合。所以聯合不能對外，因為這在實際上是敷衍一時的養癰貽患的辦法。須知內不能久治長安，外何能應付自如（見葉青文）。

「中國共產黨的抗日聯合戰線是保護封建勢力的反動政策」（張滌非文）

托洛斯基派堅決反對中華民族聯合抗日，為什麼，因為這種聯合是保護他們所認為己是「殘餘之殘餘」的封建勢力。

應將他們反對聯合戰線的「理由」，予以澈底的揭破說，聯合有「承認割據勢力之嫌」那麼不聯合讓日本各個擊破就算好嗎，事實上，南京中央與地方各省的矛盾現在還是存在着，這種矛盾祇有在南京政府堅決轉變過去的錯誤國策，與各黨各派聯合抗日，實行民

主改革，開放民主權利，以至建立民主共和國的過程中，才能逐漸泯除以迄於消滅。託派反對聯合抗日，正是要挑動南京與各省的內戰，當然是於日本侵略中國有利的。說聯合是與封建妥協，缺乏革命性，那麼難道不聯合而從事內爭，任日本滅亡中國是革命的嗎？說各派勢力利害不同，聯合不起來，這根本否認現在民族團結共禦外侮的可能。這是日本所主張的，而是被事實所完全擊破了的。說「個別利害和政客挑撥可使聯合破裂。實際上，除漢奸親日派以外，中國廣大的愛國的抗日的人士，是能夠聯合起來，來爭取抗日的偉大勝利的，祇有日本帝國主義以及日本所豢養的漢奸，（如張慕陶和你們等等），才會千方百計地來挑撥離間，破壞聯合。但是中國人民及一切有識之士，洞燭你們的奸計，一定要給你們的陰謀以無情的鐵拳。

當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各階級在亡國危險之下聯合抗敵的組織。因為抗敵救亡，是全體中國人（祇要不是漢奸）的共同利益與要求。在這聯合中，因為各階級自身利害的不同，可以而且必然會有矛盾與衝突，還必然要有鬥爭。但是在主要的中日矛盾與緊急的救亡任務之下，階級的矛盾，變成次要，並且可以不用內戰即用民主的方法來求得適當的處理。聯合抗日，不是取消各階級間或各黨派間的矛盾，而是使各階級各黨派的個別利益，服從當前最重大的抗敵救亡的利益；反過來說，這種民族利益也正是各階級自己當前最大的利益，因為民族如果陷于淪亡那麼資產階級固然就要喪失自己的地位，工農也將不能不陷于更受壓迫更受摧殘的更悲慘的境地。所以各階級各黨派聯合抗日的民族統一

戰線，有他客觀的主觀的條件，而且事實上已經證明這種聯合抗日，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

托洛斯基派誣蔑聯合抗日是「保護封建勢力」，這決不是說他們真是反對封建勢力，（他們過去是一慣反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反封建鬥爭的），而是說他們藉口他們過去所反對的「反封建勢力」的口號，來轉移中華民族對於日本侵略的視線，來挑撥中國的內爭，以幫助日本滅亡中國的政策之實施。這正是托洛斯基派的日本主子所要求的。日本帝國主義坦白的說，「嚴厲監視並排擊中國各勢力之精誠團結，自力更生，再覺悟而聯合抗日」（松室孝良報告）。托洛斯基派如此遵命地合拍地來歌唱反對民族統一戰線的大和調子，那得不為日本主子所擊節稱賞呢！

托洛斯基派否認中日的主要矛盾，散播「恐日病」，反對保護中國，反對民族統一戰線，他們用着這些日本製造的醜調，來破壞和搗亂中華民族抗日的怒吼，並企圖取消中華民族的抗日的鬥爭。但是震動山岳的抗日怒吼，是一定要將這種日本製造的醜調，壓倒下去，驅逐出去，粉碎下去的。

（二）是內戰的挑撥者

日本強盜清楚的看到，中華民族的團結，是日本侵略的絕路，而民族的分裂，是日本侵略的捷徑。所以日本一貫的利用以華制華的手段來加緊對於中國的侵略。日本帝國主義親自供出：「故今後帝國對華工作，應以擊破大的對象，尋獲小的對象以分散其勢力之集

中，增加彼此之疑嫉」。「此後帝國應採取權貴分子；而鎮壓有氣節的忠幹份子」。「吸收恐日病最深之份子與以實力之援助，使之鎮壓抗日份子」，「使中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糾紛屢興」，這樣來使他們可以順利地實施滅亡中國的政策。因之日本一貫的挑撥與惡德中國的內戰，幫助進攻紅軍的戰爭。在西安事變中，日本多方鼓吹討伐，甚至指使傀儡德王也出來主張討伐，日本公開的說，如果南京實行大規模的討伐，日本可以給予一切幫助。但是日本的毒計，沒有能夠實現，因為共產黨堅持和平主張以及其他條件，西安事變得和平解決，國內和平，已經在基本上實現了。這就使日本強盜怒憤填胸，而主子所豢養的托洛斯基派，也更老羞成怒，於是誠惶誠恐地奉了日本聖旨，起來繼續鼓吹內戰，企圖重新挑起內戰以破壞基本上已經得到的國內和平。

托洛斯基派提起破日子，敲着爛鐵片，來謳歌內戰了。

他們首先歌頌一九二八年以來內戰的好處，

「一九二八年以來的統一戰爭任務在消滅一切割據，完成近代國家的建立。」「見葉青文」

「這幾年來南京政府之能夠征服各省的叛亂勢力，就是進步經濟戰勝落後經濟之政治上的表現。」（張滌非文）

「民族資產階級經過九年的困苦時期，取得勝利的旗幟。」「學校」統一運動與中國斯大林黨」

每一個中國人都可以清楚的看到，九年來所造成的內戰，是中國極大的不幸，因為日本正利用了中國的內戰來得寸進尺的侵佔我們的領土與主權，早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時，日本帝國主義已看到中國民族團結之可畏，所以就用盡一切方法來挑撥離間，請聽華北日本駐屯軍參謀長永見俊德對日記者所發表的「生平最大難望事件」談話（一九三六年北平「京津日日新聞」）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軍到達武漢，有席捲長江下游及西北各省之勢，此時國共如不分家，則全中國革命的成功，指日可待，一切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將遭覆滅，而日本為尤甚。因此當時的日本陸相宇垣焦急萬狀，就派永見和松室兩大臣作破壞革命的企圖。可是托洛斯基派却竟公然毫不掩蓋的為日本拚命辯護，說國共分裂何嘗是「日本帝國主義……挑撥離間威脅利誘的結果，」（張滌非文）這也註明托洛斯基派奴才賣身之澈底，實屬無以復加。

自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以後，內部的混戰，繼續好幾年，這當然使日本帝國主義皆大歡喜，使日本軍閥放手侵略，以致釀成現在空前嚴重的困難，這在中華民族是大不幸，而在日本和漢奸是大幸，又何怪乎托洛斯基派為之謳歌不置耶？

可是托洛斯基派不僅謳歌過去的內戰，而且還聲嘶力竭地來重新鼓吹和挑撥內戰

。在這一統一的進程中，軍事征服有絕對的必要（張滌非文）

「統一」是「割據的」反對物。「統一要克服割據」，唯一的手段，是使用武力」（學稼）。

當用戰力戡亂時，也祇有用武力去殺平禍亂，不能稍事姑息」。（任一黎「中國的統一問題」）

「不是說今天就絕不可用武力，祇要有必要有可能，就可武力從事」，「須知統一要消滅割據不用武力是不成功的」。

統一（即武力征服）勢力是革命的不該贊助嗎」（具見葉青文）

「不管是中華民族也好，資本家也好，無產階級也好（這裏須要加一句「不管日本帝國主義也好」，（亮平）祇要他所做的事情（指統一）對於整個歷史的發展有推進義意，我們應該贊助」。（張滌非）西安事變解決後，國內和平的基本實現，真是使漢奸托洛斯基派怒氣沖天了。因為「和平統一，團結禦侮」是要使日本侵略者，逼到絕路也是要使漢奸賣國賊陷於死地！托洛斯基派那得不咆哮發狂呢？在西安事變中，托洛斯基派張慕陶等。陰毒地挑撥內戰，狙擊抗日將領王以哲等，以遵行日帝國主義的聖旨。西安挑撥失敗後，托洛斯基派還是繼續舞着這種骯髒的毒爪，利用每一空隙來進行挑撥，以圖破壞全國人民費了無數心血生命所取得的國內和平，使日本可以進來「統一」中國（這正是托洛斯基派所為之努力奔走的）。這種挑撥內戰的民族公敵之肉，其足食乎。

托洛斯基派在挑撥內戰中，特別痛恨「勦共」軍事的停頓，於是怒氣沖沖地起來大聲

高呼，要求繼續進攻紅軍的戰爭。

消滅盲動勢力（指紅軍）——在盲動份子（指共產黨）不願取消其政府解除其武裝以前，當然祇有用武力殲滅之一途」（任一黎文）

這不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要求是什麼呢？因為日本公開認爲「以共產軍實質言爲皇軍之大敵」，而主張「務宜防馮系勢力與閻張及陝北紅軍之總聯合而抗日」。

主子的意志如此，「洛斯基奴才，那得不主張「消滅紅軍」。但是告訴你們托洛斯基派，要消滅紅軍，正像日本強盜要消滅中華民族一樣，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呵！

頌揚內戰，鼓吹新的內戰，來破壞國內和平，主張繼續「勦共」戰爭，來阻礙團結禦侮的實現，這就是托洛斯基派最賣力的一個得意傑作。日本主子聽了，那得不拍案叫好呢！

（三）公然的反對民主

抗日要能徹底勝利，必須發動中國最廣大的千千萬萬的民衆。祇有民衆的興起，革命勝利才有堅實的基礎。這是一切革命一切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所已經完全證明了的真理。實行民主，將行政機關進行民主改革，給予人民以民主權利，這不僅是全國人民的要而且也是國民黨裏的抗日民主派以及一切民主主義者的主張。自三中全會以後，南京政府開始轉變其國策，但在開放民主方面，仍然表示極大的害怕與猶豫的。現在全國人民以及一切民主派在這方面的任務，就是在爭取全國人民的民主權利，這樣保證抗戰勝利中心一

環。

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當然是日本帝國主義及漢奸所極端痛恨的。不見日本帝國主義歷來不斷地嚴厲地要求南京政府取締抗日運動的事實嗎？（鎮壓抗日分子）（鎮壓有氣節的忠幹分子），這是日本強盜爽直的坦白的要求。

托洛斯基派對於民主問題的立場怎樣呢？

首先就高唱南京政府已經是民主政府，何用民主改革，中國人民已有民主權利，何用再給民主權利的醜調。

「現在的政府，則正是此種市民性（即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政府」。（葉青文）

「國民政府的構成成份，還比較單純和進步，和現實社會相適應」。

「以言給予人民以民主權利，大家都主張頒佈憲法推進地方自治實行民治」（張滌非文）

民主政府民主權利，這是已經存在的東西，何勞爭取。於是爭取民主的任務，就這樣被否認了刪除了。

「在統一未完成以前，沒有民主……南京以中山學說為宗依他過渡時間是軍政，以後是訓政，再後終是憲政。要軍政過了憲政方可到來。以民主是會到來的。我們不能以統一所需要的專政，過渡期間的專政，為其非民主革命的證明。」（葉青文）

「武力既然被運用，由武力的發揮，必然產生了獨裁。」「祇有統一完成，獨裁方能退出政治的舞台，」「祇有真正的澈底的統一的完成，纔有民主」。〔學稼文〕

「因此中國在現階段，中央應擁有強大的武力，來從事統一。這固然不是無髦民主而歌頌獨裁，爲因歷史昭示我們，這是統一過程中之所必需。自統一完成，誰願獨裁，亦無所用，民主是不難實現的」。〔任一黎文〕

托洛斯基派公開的說，中國現在不要民主，祇要統一，而托洛斯基派之所謂統一，是武力的內戰。這樣據托派說來，中國現在祇要內戰，不要民主，因爲這樣，才便於日本強盜的侵略呵。

有人或許以爲托洛斯基派是重視了統一，所以小視了民主，其實托洛斯基派不僅是反對民主運動，而且是破壞民族統一。因爲托派所頌揚的征服政策，祇能造成連綿不絕的內戰，造成國家更大的混亂與不統一。這是民國二十五年來，所最清楚地證明了的事實，武力統一政策的失敗，使得南京中的有識之士，不得不有所憬悟，而認識以和平民主方法來解決國內矛盾的必要（如對兩廣對四川以及對西安事變等等）。問題是很清楚的，內戰祇是於日本有利。而托洛斯基派則一方面反對民主，主張「武力征服」各省，他一方面又在各省如在華北利用「友鄰」口號，慫恿他們武力抗拒南京，這種兩副手段的行動，其目的無非是在挑撥僅僅對於日本有利的內戰，以破壞中國的真正統一。現在全中國人民都可以清楚的看到：要適當的處理國內矛盾所產生的問題，非發展民主運動不可。因爲祇有國

家行政機構的民主改革以及廣大民衆的民主運動才能消滅封建割據的局面，以至逐漸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使中國達到獨立統一解放，地位。中國，真正統一，是與民主運動的發展不可分離的，世界的革命更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正因為「斯基派反對中國的真正統一與獨立解放，所以就反對當前的民主運動，要使中國在「武力征服」政策下，陷於不斷的混亂分裂，以便於日本的宰割。

（四）防共戰線的醜角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求得民族的獨立解放，固然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運動，但是我們決不能認爲抗日運動，僅僅對於資產階級有利，而對於無產階級沒有利益。無產階級的解放。決不能在亡國等條件下去取得的。無產階級應當最堅決的反對民族的侵略與壓迫。在爲着反對日本侵略實行民主而鬥爭的過程中，無產階級可以加強的鍛鍊自己提高自己政治覺悟。擴大自己組織力量，以便在領導抗日與民主運動勝利以後，進一步領導農民及其他勞動羣衆，來實現新的更高的革命任務。所以抗日與民主的運動，對於無產階級是十分有利的，密切相關的。列甯說：

「資產階級革命，在其民主主義的改革方面，若愈徹底，則這個革命對於資產階級有利的範圍，將愈縮少；若資產階級的革命愈徹底，則他就能保證無產階級與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因此資產階級革命對於無產階級十分有利，以無產階級的利益着想，資產階級的革命，是無條件的必要」，（兩個策略）。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資產階級，存在着嚴重的軟弱性與不徹底性，資產階級雖然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內，能夠參加民族解放運動！（這是我們所歡迎的，）但他不能領導這一運動達於徹底的勝利，因為資產階級「自身階級的地位，必然產生他在民主革命中的不徹底性」他「不要使這個革命太徹底太堅決太無情，方有利於自己」他「不能為徹底的民主主義而奮鬥」（列寧說）

所以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祇有在無產階級的積極參與與政治領導之下，才有徹底勝利的可能，中國第一次大革命的經驗，充分的證明了這一點。

日本帝國主義為要消滅中國的抗日運動，當然要堅決反對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參加並領導這一運動。日本帝國主義清楚的說：「彼等（指共產黨）鼓吹抗日，故其將來勢力，不容忽視，中國大青年……：在徹底抗日之共同目標下抗日圖存收復失地之號召下，紛紛加入共產黨，甘為共產黨之前鋒，潛伏華北積極活動，且與在滿紅軍取得聯絡，將來擴大充實，亦為帝國之大敵」（松室孝良報告，）這就說明，為什麼日本這樣堅持地要求與中國政府訂共同防共協定，而且在華北實際訂立了共同防共協定，這也就說明為什麼托洛斯基派這樣大聲地唱着反對中國共產黨抗日政策的調子。

為着執行主子的意志，來反對抗日，反對抗日運動中有無產階級主力軍的政治領導，所以托洛斯基派就拚命反對無產階級參加抗日鬥爭。他們首先把抗日鬥爭描寫成爲僅僅對於資產階級有利的運動；

（抗日是保衛財產和政權行爲，正是市民（資產階級）的工作）（葉青文）

（抗日是一個民族問題，爲保護政權和財產的行爲，在今天握有政權和財產的人，是資產階級，故抗日爲資產階級爭取生存和發展的一種革命，）（張滌非文）

托洛斯基派之所以把抗日描寫成爲僅僅對於資產階級有利的運動，其目的就是在於要使無產階級不要參加和領導抗日，這樣來破壞中國的抗日力量。這種孟雪維克的理論，當然是日本所非常喜歡利用的。

列甯對於這種反革命的理論，曾經進行最嚴厲駁斥，指出：

「把資產階級革命，看作似乎祇是一種對於資產階級有利的革命，這種見解，是最錯誤的見解。」

而托洛斯基派正用着這種反革命見解，來爲日本帝國主義服務。

托派把抗日描寫成爲僅僅于資產階級有利的運動之後，便進一步主張這一運動，應由資產階級來單獨的幹，無產階級不應去管他。

「故抗日是資產階級能夠做，而且會去做的事情。」（張文）

「「英勇」的赤色將軍們的安心吧。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會叫你們來負這個責任的。」（學稼文）

托洛斯基派，根據日本軍閥的意志，竟敢向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作如此的提議：

「假如中國共產黨還是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時，在爭取統一的當中使應當有次的要求

第一徹底消滅封建勢力，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

第二實行真正的普通選舉，組織國會，給於人民各種自由權利。

第三實行社會政策，改良工農生活。」（見張文）

請問抗日那裏去了呢？當然是不要了，過去托洛斯基派堅決反對共產黨所領導的封建的鬥爭而現在却「供獻」共產黨以「徹底消滅封建勢力」的要求，這絲毫不是說托洛斯基派有絲毫反對封建的真意，而是說他們藉這口號來反對無產階級抗日。他們所提出的民主與改善工農生活，也正是這種狡計。

托洛斯基派責「共產黨爲什麼「第一是抗日，第二是抗日，第三還是抗日」，責備共產黨「過度的重視抗日」，說這是共產黨「脫去了無產階級的衣服，穿上資產階級的旗袍」，好一個公然的漢奸「理論」。

但是中國的無產階級，却正應和上述漢奸「理論」相反的來行動。

列甯同志告訴我們，「馬克思所給與無產者的教訓，是對於資產階級的革命，不要取「隔岸觀火」的態度，不要不參加這個革命，不要把這個革命的指導權，交給資產階級，而要很熱烈的參加這個革命，很堅決的爲無產階級的徹底的民主主義而奮鬥。爲革命到底而奮鬥，我們固然不能跳出現在俄國革命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圍，但我們能擴大這個

範圍，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在這個範圍之內，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奮鬥。（「兩個策略」）

列寧更明確指出要無產階級限制於職業利益的人，正是無產階級的叛徒和敵人。

「如果產業工人，將束縛於狹隘行會狹隘職業的利益，而自滿的限制於改善自己有時適於小市民的生活狀況的顧慮和懸念，那麼產業工人就不能完成自己解放全人類出於資本壓迫和戰爭的世界歷史任務。」

「許多先進國家的工人貴族，正是如此。他是第二國際假社會主義政黨的基础，在事實上是社會主義的最兇惡的敵人，社會主義的叛變者，小市民的沙文主義者工人運動中的資產階級代理人，無產階級出來表示並行動作為一切勞苦羣衆和被剝削者的先鋒隊，作為他們推翻剝削者而鬥爭的領袖，只有在這樣的條件底下，無產階級方才能夠成為真正革命真正社會主義行動的階級」（見「關於土地問題的提綱草案」一九二〇年六月）。

目前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大利益，就是在於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積極參加並領導抗日的民主的鬥爭，這是無產階級為將來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必經的階段。

「凡要想達到社會主義而不願經過民主政治的人，他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都會必然的走到反動的結論上去」。

「我們這個階段（指無產階級）的代表者，應當盡可能廣大，勇敢且積極地把民主革命的責任，在全體民衆中提出來。重視這個責任便無異是在理論上侮辱馬克思主義，卑鄙的曲解馬克思主義，而在實踐上與政治上，是無異把革命的事業奉送給資產階級」（列

寧：「兩個策略」

托洛斯基派之所以誣蔑共產黨之堅決抗日主張，爲「出賣階級」之所以提出無產階級不要參加抗日，其意向不僅要使中國無產階級成爲資產階級的尾巴，而且主要的，還是要使中國抗日運動，在沒有無產階級參加和領導的條件之下，變成沒有力量，這常然是於日本極端有利的，是日本所熱烈希望的。日本主子之所欲者，亦即漢奸奴才之所欲也。托洛斯基派爲中華民族最兇惡的敵人，卑鄙的曲解馬克思主義而在實際上與政治上是無異（而且正是）把革命的事業奉送給「日本帝國主義強盜。這難道不明顯嗎？這決不是中國共產黨「穿上資產階級旗袍」，而是托洛斯基派唱着日本帝國主義的臭調。

還不止此。爲着充分表現其防共戰綫上的醜角的作用，托洛斯基派更千百萬計地漲起了筋來侮蔑共產黨與紅軍。

「發生農民戰爭，由此成立了農民的軍隊和政府」「故竄到西北，不能復振」，（葉青文）

「一九二七年起，中國的農民暴動顯然的屬於背反歷史發展法則的典型。」（學稼文）
 「中國蘇維埃是一種新式的封建勢力；紅軍是一種「色的軍閥隊伍，割據之蘇區與紅軍」。

「現在因爲被國民黨圍剿的結果，紅軍趕到了崑崙山邊……於是不得不公開宣佈自己的政治破產，而同國民黨告饒（?!）」（張文）

托洛斯基派誣蔑中國紅軍是農民軍隊，這正因為他們根本否認中國革命中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真正共產主義的運動，早已死亡了」，（學稼文）那裏還會有什麼無產階級領導呢？

托洛斯基派誣蔑九年來的蘇維埃運動，是「背反歷史法則」，試問在一九二七年資產階級離開革命以後，中國的工人農民，跟着他們去妥協帝國主義忍受封建壓迫，才算是背反歷史法則嗎？這真正荒天下之大唐的胡說。

托洛斯基派誣蔑紅軍大敗，「趕到了崑崙山」「政治破產」「向國民黨討饒」。但是我們向托洛斯基派的漢奸瘋子告訴道：「如果你們在瘋狂中還偶然有一點人心的話，那麼你們即使翻出小學校的地圖，也可以看到，紅軍不是在崑崙山上而是在抗日的前進陣地上」。不要說是你們這些小醜，就是你們主子日本，也無法將紅軍趕到崑崙山上去，但是，請聽你們主子日本帝國主義怎樣估計抗日前進陣地上的紅軍。

「此種紅軍勢力雄厚，戰鬥力偉大，其苦幹精神，為近代軍隊所難能。其思想極能貫徹人心……竟由江西繞華南華中華西而趨華北，轉戰萬里倍歷艱辛，物質上感受非常壓迫，精神上反極度旺盛，此次侵入山西，獲得相當之物質，勢力又形加強。」

「彼等以簡單的生活，竄取的武器，不充足之彈藥，用共產政策，遊擊戰術，適切的宣傳，機敏的組織，思想的訓練，獲得被壓迫者的擁護，實現大衆團結苦幹硬幹精神再接再厲的努力」。

所以日本公開的說：「以共產軍實質言，實爲皇軍之大敵」，（均見松室孝良報告）。這是在去年紅軍一方面軍果渡抗日後說的，現在西北抗日前進陣地上又加上了二四方面軍的力量，而托洛斯基派反說「不能復振」「歸於失敗」。這說明托派在反對中華民族反對共產黨的造謠污蔑上面真是青出於藍，比較日本強盜還要「進步」。托洛斯基派祇是防共戰場上的漢奸之頑固派呵！

托洛斯基派以喪失一切人性的態度，誣蔑蘇維埃是「封建勢力」，紅軍是「軍閥隊伍」，蘇區紅軍是「割據」。從過去土地革命中所產生出來的紅軍，究竟是怎樣一個部隊，你們主子倒還比較你們看得清楚些，你們何不將你們主子所說的來看一下呢？至於蘇區，那麼我們已經實行了高度的民主制度。以後改成特區，實行普遍的民主時，特區還是全國抗日與民主的模範區。我們爲着推進全國民主運動的發展，決不應把普遍民主的特區，降低到全國現在尚不民主的水平。而應當將全國其他各地，提高到普遍的民主的水平。祇有最無恥的瘋子，才會說這就是「割據」。

在國共兩黨妥協與合作的問題上，托洛斯基派不顧一切事實，誣蔑這是「紅軍打得沒有辦法了」，所以宣告破產，向國民投降，事實如何？共產黨在對國民黨二中全會的電報上，提出國共合作的條件，這是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試問這時爲什麼紅軍打得沒有辦法呢？至於通電上向國民黨提出五項要求，同時共產黨方面給以四項保證，如改變蘇維埃紅軍名義等等，這正是爲着挽救中華民族所必須的對於國共雙方都有利益的妥協，同

時也因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及國民黨內的大部分人士，在亡國危險之下，開始向着抗日方面走去；使「國共的妥協與合作，有了主觀客觀的條件與可能。列甯同志告訴我們「應當贊成並實行對於革命有利益的妥協」，指出「原則上，反對不問妥協的性質如何？而一概否認妥協之採用，這完全是兒戲用不着鄭重視之」，「真正革命政黨的責任不在提出不可能的拒絕任何妥協，而在能經過不可避免的各種妥協，盡忠於自己的主張，自己的階級，自己的革命任務」。澈底革命的中國共產黨爲着挽救中華民族，毅然與國民黨實行互有利益的妥協；同時絕不取消或降低共產黨組織的獨立性與批評的自由，決不放棄對於長期革命鬥爭中所創造的有組織有紀律有高度覺悟的力量之領導，而堅決保持這種組織的獨立性與批評的自由，以及對於自己革命力量的領導（這是讓步的最後限度，超過這個限度，當然是不能允許的）。這些正是表現出共產黨是堅決的「盡忠於自己的主張自己的階級自己的革命任務」。當前的國共妥協與合作，是抗日的革命的妥協。說這是什麼「政治破產」——「共產黨同國民黨討饒」，這簡直是喪失一切人類意識的最無恥的漢奸的胡說。

托洛斯基派藥子是破了，最後鼓起餘勁，來誣蔑共產黨之相信民主主義，是「是中國共產黨信仰的變化」，（張滌非文）這簡直是熱昏。對於這種昏話，我們可以清楚的回答道：匪賊們，聽着，我們相信革命的三民主義並且老早就相信了三民主義，而且也同時相信共產主義，列甯告訴我們。

「沒有一個強大的民主的高潮，和勞動大眾激動起來，使他們黨現奇蹟——這在三民

主義的辭句中，可以看得到——那麼中國人民，從數百年的奴隸制度下真實解放出來，是不可能的（論中國民主與民粹派）。我們相信革命的三民主義，而反對利用三民主義的招牌來糟踏革命的三民主義的行動。革命的三民主義，就是（以對外抗戰求得中國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對內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選國會制民主共和國的民權主義，與改善人民生活求解除大多數人民痛苦的民生主義，這樣的三民主義與我們現時政綱並無不合），（即以我們過去實行土地革命政策而論，亦無非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而已）（毛澤東同志談話）。實行革命的三民主義是我們為將來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一個必經階段。

我們共產主義者，在現在的革命階段上，應當堅決為革命的三民主義之實現而鬥爭，這非但絲毫不防礙共產主義的信仰，而且還是共產主義者自己所應負的任務。祇有日本帝國主義及其漢奸奴才托洛斯基派，才不要求得民族獨立，實行民主，改善民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

我們應當向讀者道歉，因為我們摘引了托洛斯基派醜角所唱的許多日本製造的骯髒的調子，來褻瀆我們讀者的耳鼓。但是我們之所以不得不如此做的緣故，正由於我們不能不把這種髒物舉行大的掃除運動，因為我們恐怕某些善良的輕舉妄動的分，全把這些毒菌吃下去，而釀成危險的大病。

漢奸奴才托洛斯基派用盡一切力量所歌頌的是什麼呢？這就是：取消抗日運動，重新挑撥內戰，破壞民主鬥爭，反對共產黨，這樣來根本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綫。這些真是日

本帝國主義強盜在中國抗日鬥爭日益發展的面前所迫切要求的東西。中華民族一致要求鞏固國內和平，而托派却用力的來破壞，全中國人民一致要求實行民主，而托派却堅決的來反對，中華民族一致要求實現對日抗戰，而托派却用一切方法，企圖加以取消。托洛斯基派五體投地的匍匐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脚下，作大和陣綫舞台上的一個最醜惡的角色，而且還敢如此褻瀆地，偷襲許多披上偽裝，來污蔑馬克思列甯主義的革命理論。

但是中華民族堅決的勇敢的走他自己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政治實現對日抗戰的道路，日本帝國主義和其漢奸奴才托洛斯基派，是無論如何無法取消中華民族的抗戰和民主的鬥爭。不是漢奸奴才托洛斯基派，取消抗日戰爭與民主運動，而是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與民主運動的洪流，取消日本警犬與民族公敵的托洛斯基派。這是明顯的事實，這也是決然的事實。

肅清托洛斯基主義，消滅這些日本警犬民族公敵，這不僅是每一革命者的任務，而且每一中國人的責任。

托匪王公度的賣國真相

海 若

(一) 王公度的歷史淵源

王公度，桂之永福人，與第五路總司令李德隣氏故里相距纔數十里，以是得與李氏家屬時相過從，民十五之赴俄留學，即李氏一手所資助者，民十八，北伐完成，李氏坐鎮江

漢，駐節武昌，適王歸國，乃復延之。旋李自相率南歸，以窮幹苦幹「建設廣西復興中國」爲八桂子弟倡，僉以王氏沉默恭謹，特委以各種幹部訓練之任，而王遂一帆風順，歷任要職，當年之寒素書生，一躍而爲今日八桂之顯要矣。第狼子野心，性終難馴，其所以唯唯諾諾，貌爲恭謹者，良以往者羽毛未豐，不能奮飛之故，然人終不及料其喪心病狂，竟至不擇手段，甘爲漢奸作俚，以自取滅也。

王氏反動組織之進行，蓋始於民國二十二年，以王之出任訓練工作，卽始於此時也。其進行方式，大率假個別談話之名，嗾使爪牙對受訓學員進行機密聯絡，及訓練結束，復假聯絡感情切磋學問調查社會等美名成立學員通訊社，以爲考查及吸誘份子之機構，至其組織則名目繁多，（甚至亦有無名稱者）大抵循「外圍之外有外圍，核心之中有核心」之原則而進行，而其外圍之組織，又往往假李白之名以行；故入宣誓詞中例必有「服從李白總副司令領導，接受王公度先生指導」之句，李白既卽爲八桂羣倫所宗仰，一般熱心青年，遂往往陷入其彀中，而不自知。而所謂「革命青年讀書進德會」者，戒律爲尤嚴，入會者，除宣誓外，尙須刺血簽名，長跪受訓與對黑底白日（僅有八角與國民黨徽異）之所謂會幟行最敬禮，其神祕與狡獪，殊足令人捧腹，而王氏對羣衆欺騙麻醉之方式，大率類此。

（二）破壞抗戰的三大陰謀

本年七月中旬，王氏爪牙謝蒼生區渭文崔眞吾韋幹等密集被騙份子開會於南甯之新公共體育場，由謝主席，宣誓下列各點：（一）此次抗日運動，爲資產階級所領導，吾人應

趁此時機擴大組織，奪取中央政權（二）欲奪取中央政權，必先破壞廣西政權。（三）破壞廣西政權之手段爲擴大反征兵征工等等之宣傳，以加強民衆與政府之對立云云，是時參加者有省一高中中學生楊某，聞之頗不謂然，惟以格於紀律，鬱不敢發，後以謝等促楊進行工作，楊自分無力抗拒，乃留兩校長，請求退學，且不辭而去。該校校長以該生轉瞬畢業，無故退學，形迹可疑，卽向第五路軍南甯行營報告，行營亦卽令縣緝拿，並由白氏親加審問，一鞠而服，於是王氏六年以來慘淡經營之反動陰謀，至是始正式露其端倪矣，惟是此案牽涉重大，關係複雜，白氏又奉將委員長電召晉京期迫，故臨行除報告李氏密行根究窮治外，不特外間毫無風息，卽本案主犯亦尙睡在鼓中，王之繼踵白氏入京，卽其事前毫無聞知之證據。

（三）賣國的三個毒惡主張

白氏晉京之旬餘，本案脈絡愈益不明，李乃電白促王回桂，王回桂之後若干日（卽八月二十八日）卽召集其組織份子若干人，於小白菓巷李宅舉行談話會，提出如下之主張：

（一）組織新黨建立國際關係；（二）穩定與擴大幹部工作；（三）參加都市流氓組織，實行綁票勒贖，抓取機關或公司之會計職位，乘機捲款潛逃，以裕經費云云。於是王公度卑鄙齷齪之反動面目遂正式暴露矣。王氏居恆謂其親信爪牙曰：『吾人之組織，初不必有硬性之理論，而貴在有疑固之情或，理論者隨時勢之遷流，而爲最後之畫龍點睛者也。』然則上述云云，當爲王氏『最後點睛』之論矣。然其伏法之由，則猶有更大之物證在，卽

敵軍印信暴動計畫是。王案之由陰謀反動進而為充滿漢奸意味，一為正謝君王家威獲之『關東軍副官處鈐記』，一為在王公度行篋中搜出之『目前工作計畫大綱』；前者為若輩據以為收買漢奸之信物，固無論矣，即就後者而言，有若『聯絡散匪，側重邊區工作』；有若『掌握各種實力，備作革命之最後戰爭』；有若『配置幹部隨同李白工作，竊取上層消息』等等，亦無一不表示其欲乘前方軍事之緊急，為後方政權之攘奪的陰謀。亦即以革命之外衣，掩飾其漢奸之面目，而其陰險狠毒且有過于尋常漢奸萬萬也。此案破後，聞過去受王矇騙之份子，皆已紛紛向當局表白，對王無不切齒憤恨云。

托匪張慕陶的賣國真相

愛民

著名的托匪漢奸張慕陶自從二月四日在山西臨汾被千萬憤激的羣衆捕獲後，不但立刻引起了全山西的興奮，更獲得了全國的注意和聲援，這，證明了全國人士在面對著外來的民族敵人作血肉的搏鬥中，已經瞭解到打擊內部的民族仇敵的必要，開始用無比的威力作掃蕩這些漢奸敗類的工作；同時，也說明了托匪漢奸不管披著怎樣炫耀的外衣，運用怎樣巧妙技倆，他們的出賣民族利益，執行其主子日寇的指令的言行，必然的要受到全國的最無情的唾棄和最嚴厲的制裁。

最近，由於晉南情勢的緊迫，張匪已由臨汾押到西安來了，這消息也許大多數人還不知道，不過這是我們不能不向全國尤其是西北同胞宣佈的，

張匪既交法院看押，現在把他移解到後方，這並不是件奇怪的事，不過，我們要指出，現在打擊托匪漢奸，尤其是監視張案的發展，促其獲得圓滿的解決，這責任已經更直接的加在後方同胞，尤其是西北人士的肩上了。爲了使一般人更能明確地知道張匪的無恥與卑劣，認識他的漢奸真面目，我們特把張匪過去的漢奸活動作一較詳細的敘述。

一，與日本特務機關勾結

張慕陶還在民國二十二年便開始和日本特務機關勾結。當馮玉祥將軍在察北領導抗日同盟軍的時候，張匪即到察北活動，提出『抗日必先反蔣』的口號，想把那次對外的抗戰轉移爲對內的戰爭，以利於日寇的攻擊，在獨石口會議上，他更公開提出『反蔣必先聯日』的主張。那時他與土肥原在承德的會晤，並且帶回飛機符號以及許多勾結文件，（現在軍政部）差不多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二，首次分裂國家的陰謀。

日本帝國主義自從「九一八」軍事冒險僥倖成功以後，爲了鞏固并保障其滿州的佔領，使華北「特殊化」更是其進一步的計劃。於是在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張匪便又到北平活動，當時他煽動了商震部下，想擁戴吳佩孚建立脫離中央的偽政權，幸而被商震查覺，立將爲首軍官槍決，粉碎了張匪的企圖。

三，驚人的無恥陰謀計劃。

利用吳佩孚建立偽政權的計劃失敗之後，張匪更開始了一個鉅大的陰謀，這是前二十

九軍的情報員偵查出來的，下面便是他所寫的一份報告：

日方與張慕陶發生直接關係

資助其活動實現以華制華之陰謀

張活動內容兩組織，四單位，八省份

連動軍隊野心極大，前途極堪注意

托派張慕陶近在華北大肆活動，據軍部匯集各方情報，始悉張之活動，主要為反蔣，故日軍部設法與其發生關係，資助其活動，以實現其以華制華之陰謀，探悉張向各方活動之計劃如下：

兩大組織

(一) 民族解放大同盟

(二) 勞動解放同志會

四個單位

(一) 晉軍

(二) 西北軍

(三) 二十九軍

(四) 東北軍

八個省份

(一) 晉

(二) 綏

(三) 陝

其活動基礎云。

據在津與張接談者稱，張野心極大，表面雖與各方拉攏，但暗中却運動軍隊，以造成從這個報告裏，我們知道，張匪是如何喪心病狂地作著出賣祖國的勾當！

四，在山西的種種活動

在綏遠抗戰之前，張匪又潛入山西，化名馬雲程進行活動。一方面藉討論『按勞分配』與閻百川先生接近，同時勾結各地托匪漢奸，和祕密組織，『抗日復土大同盟』暗中作敵探工作。那時其『政綱』為『抗日聯日，反共反蔣』，從這八字『政綱』上，就可以看出，他是怎樣在抗日的掩飾下，進行煽起內亂出賣民族利益的卑劣活動。所以閻百川先生現在也公開宣稱『張慕陶是全國敵人。』

最近之三大任務

- (四) 豫
 - (五) 皖
 - (六) 蘇
 - (七) 冀
 - (八) 察
- (一) 完成兩組織
 (二) 鞏固四單位之工作
 (三) 發展八省工作

五，西安事變中的魔手

接着西安事變發生了，這自然是日本帝國主義所求之不得的好時機，當然也是其走狗托匪大顯身手的好機會。所以張匪便急急忙忙由山西乘機到西安，從事挑撥離間，鼓惑煽動，企圖造成一場悲慘的內戰，那「召集東北軍某些少壯軍人在××飯店開會決定『打下再說』『殺死蔣委員長』」。可惜張匪雖在用盡心機，與日寇唱講雙簧，與日寇遙相呼應，但是終究敵不過舉國的一致的團結救亡呼聲；他的陰謀終於被和平的浪潮擊碎了。

六，王以哲將軍的謀害者

雙十二事量的獲得和平的解決，不但沒有使張匪灰心，相反，他是更無恥的成爲惱羞成怒的瘋狗了。當時他一方面散佈謠言，說主和的王以哲將軍受到中央一百五十萬元的賄賂，出賣了東北軍；鼓起東北軍下級幹部的不滿情緒，同時他便唆使孫銘九乘機行事，於是造成了『二二』事件，王以哲將軍便成了張匪討好日本帝國主義的犧牲者，這，凡是當時在西安的人士，可以說沒有不知道的。最近臨汾各界反漢奸運動大會西安代表訪問東北救亡領袖高崇武先生，他老人家提到這件事的時候，曾憤憤地說『的確我敢說，王以哲的死，完全是張慕陶所鼓動的！』

七，出入於日特務機關之門

『二二』事件當然是張匪使日寇最滿意的『傑作』，以後又回平津活動。請看下面的一段情報：（前二十九軍宣傳部情報）

孫銘九與張慕陶在北平之活動，孫以聯絡東北軍少壯派為任務，張最近得日方資助擬成立新黨；

二月二日西安暴動事變之主腦人物孫銘九張慕陶等已分別潛抵北平一帶，近日活動頗為積極，孫銘九以聯絡東北軍散在北平之退伍軍為任務，張慕陶現住北平心腹幹部徐某（指徐維烈，現盡人皆知的漢奸）宅中，得日方資助，擬成立新黨。

在盧溝橋事變前，張匪在北平出入於日本特務機關之門，幾乎是公開的祕密。當時張匪與大漢奸張久榮，徐維烈號稱三位一體，糾持有名的漢奸組織『東亞文化協會』張匪的妻子申芸馨更乘日本軍用機往來於天津東京間。

八、日寇進攻的內應者，

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在日寇的瘋狂的大規模軍事進攻下，掀起了全民族的英勇的堅決的抵抗，孫匪在『不要阻止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的原則下，便到處造謠搗亂，進行內應活動，張匪自然要誠惶誠恐地奉行日寇的指令，他不但散佈漢奸言論，破壞國內團結，而且祕密在華北組織『軍隊外的軍隊』幫助敵軍的進攻，同時更授命其黨羽各處發動，暴動搗亂後方，以下的事實是鐵的證明：

（一）在晉冀豫境，組織偽人民自衛軍，大肆漢奸活動，魚肉鄉民，劫奪抗日武裝，曾在井徑一帶，襲擊高樹勛部奪取其武裝。

動。

(二) 在廣西，有托匪黨羽王公度等乘桂軍北上抗日後防空虛之際，煽動民團實行暴且屠殺了大批青年。

(三) 在河南，有其黨羽泌陽縣長賈錄雲勾結當地土匪，襲擊新編第四軍周俊明部並整理，張匪即偽造命令，煽動該營叛變，每個兵士由張匪發給二元，長官發給五元，鼓勵該營向晉城移動，以脫離趙師。

(四) 當娘子關戰事吃緊的時候，有中央軍趙壽山部炮兵營由前線退下，在太原附近

擊戰司令，揚言「閻百川先生是我的羣衆蔣介石先生是我的信徒」侮辱抗日領袖，更私藏軍火，架設電台其用心的狠毒，可想而知。

(五) 在徐州所發現的日寇漢奸使衣隊中，也有很多張匪的黨羽參加。

(六) 直到被捕以前，張匪還冒充「自衛軍總司令」多方活動，並到離石一帶自稱游還有更多的卑劣的事實，是我們所不知道的，同時，他近來所散佈的漢奸言論在這兒也沒有詳細談到，希望全國同胞起為剷除漢奸尤其是托匪漢奸而奮鬥，更希望西北的人士負起來監視張案的發展，促其獲得圓滿解決的責任！

論反托派鬥爭

徐特立

一、反托派鬥爭應有的態度

(一) 討論與托派鬭爭問題，首先就要抑制自己的感情，提高自己的理智，要細心耐煩找尋確實可靠的證據，一切疑似的材料，留作參考，莫輕發表，莫輕下斷語，因為左傾的革命份子，容易接收過左的言論，他們實際上主觀上完全站在反托派的立場，他們絕對是革命；但他們在言論上，甚至在急性病的革命行動上，有時形成極類托派，如過去東北軍中的孫銘九一派，在行動上和言論上，都成了托派張慕陶的俘虜，但是他們在主觀上都是革命的，我們應該細心分析；不然的話，就會誤認朋友為敵人。上了托派大當。在言論上接受了托派的理論，不一定就是組織上加入了托派。因此自己沒有確實的證據，不要輕指人家為托派。也不要輕於替為托派辯護，就是在言論上，已經可證明他是托派，如果在組織上沒有證據，也只宜指出他的言論是托派，我們就只駁他的言論罷了，因為我們知道有許多人在組織上的確非托派，而他的言論却類似托派，差別很少。還應該知道的，托派不是一個政治派別，只是政治間牒之一種。間牒本身不是羣衆的組織，沒有羣衆，但他們必需在革命隊伍中，找政治上弱點的羣衆，向他們灌入左的右的歪曲理論，使革命隊伍中，自己起分裂，如果我們反對真正的托派，而誤擴大到對方的量和質，那就損失了自己的力量，幫助了托派的發展。又如果為着怕誤傷自己的同志，而根本否認托派的存在

，而誤爲托派辯證，那也是對抗日有害的。

(二)我們反對托派，只站在抗日立場上來反對他們，如果托派中的份子有言論上和行動上放棄了他們破壞抗日的陰謀，成了真正只是共產黨的反對派，而不是擁護共同防共的陰謀，那我們應該採歡迎的態度，爭取他們到民族統一戰綫上來。同時要特別注意，有歷史根源的托派，在鬪爭失敗時，也會改變態度來一種新的進攻。以抗日爲保護色的新花樣。輕於相信他們的改變，也會受到不可收拾的損失。如果我們說張慕陶是托派漢奸，而一切在張派影響下的都和他一樣是比派漢奸而不加分別；王公度是托派漢奸而在王公度影響下的都和他一樣不加分別，那就會失掉可以爭取到抗日統一戰綫上來的份子，尤其對於誤被托派勾引的左傾分子，要特別愛惜而教育之。托派的開始產生的地方是在蘇聯，因而他們破壞蘇聯，也最爲努力。但是斯大林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在聯共中央全會上做的結論，便指出：『已脫離托派的同志，不應該排斥出去，對個別托派有友誼關係的同志，應該分別待遇。不可看做和托派全無差別，同時我們只應該無情的剷除真正托派的德日代理人。』這就是說：反托派不可誤傷自己的人，不可牽及個別和托派有友誼的人，及清算舊帳。對於真正的托派一點也不放鬆，在策略上講擒賊應該擒王，分散了火力就不能殲滅真正的敵人。

(三)有許多革命的羣衆，尤其革命急進的羣衆，容易接受左的言論，因此常有在某問題上的主張，有托派的觀點，其觀點發展下去，成爲一種傾向，以至最後走上了托派

的道路。甚至組織上加入了托派。因此我們應該防微杜漸，隨時指出對於抗日有害的托派觀點。如果某一托派觀點發表成爲某一言論，其內容是托派的觀點。那就應該公開的指出，不要有所顧忌。因爲我們不是打擊革命的左派，而是幫助他們改正托派的觀點。對於抗日對於個人都是有益的。如果我們因爲害怕誤傷朋友，親見朋友接受了托派的理論也經有了托派的觀點，還含默不言，也就是自己抗日沒有堅決，對於抗日的左傾羣衆沒有盡朋友的責任。

(四) 我們對於反漢奸的工作，都要特別地謹慎，不只是對托派，因爲真正的漢奸都含有陰謀，都不會公開的把自己的面目告訴別人。常是利用革命羣衆的口或筆，代他發表言論。因爲他們常是用極革命的理論，只曲解其中主要的一點利用革命的工作提高至環境不能執行上面來，利用極端革命情緒，提高到情緒橫決上面來。於是革命羣衆在不知不覺中，做了他們的喉舌，故因我們對革命羣衆，尤其是幹部，應該提高理論教育，深刻的了解修正派的理論與真正革命理論的差別，只是毫末之差，這一毫末之差，却常成千里之謬，因此我們對托派的鬥爭，應該放棄個別問題，抓住根本的抗戰問題和理論問題作前提。

二、批判其言論揭發其陰謀

(一) 「國際集團不確定性」的理論：就是敵友不確定性的理論，使我們認敵作友，誤友爲敵，在我們抗日救亡中，把朋友認爲敵人；致替敵人增加生力軍。把自己的友邦轉變爲敵人的助手。過去正當我們在外交上徘徊於東京日內瓦莫斯科三條路綫時，國人正在

分析和選擇友邦的過程中，而托洛斯基的『國際集團不確定性』的理論，便出現於中國了。托洛斯基在他所著的『在世界大戰之前』第一個論題就是『國際集團不確定性』其言論如下：『昔日兩個陣營之對峙的相對的穩定性，現在談也不要談了；法蘇的協定不是穩定的因素，中等國家和小國的形勢還要複雜，像天上的衛星，不知道繞着那一個行星旋轉；英國是第一個不確定的因素；意國是第二個不確定的因素；希特勒反對法蘇同盟并非對於共產主義原則的仇視。』以上這一類的言論，暗示我們日德意不一定是我們的敵人，英美法蘇不一定是我們的友邦。而且國際集團沒有短期間相對的穩定性，也沒有在某一個問題上相對的穩定性，暫時的局部的敵人和朋友的區別都沒有了，那麼結果中國只有孤立的一條出路，而讓着日德意聯合起來進攻我們，他還特別申明在國際間找朋友是捉迷藏。他不要我們注意打敵人而讓我們把注意力用在防朋友出賣我們，在這裏托洛斯基發表了以下的言論：『一切國家，無例外地不得不學習使用乘機賣友的方法的，外交關係就變了無意識的把戲』這就是托洛斯基孤立論的邏輯。目前一切否認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沒有區別的言論，都和托洛斯基『國際集團的不確定性』和『外交孤立論』的化身。『派份子葉青告訴我們，『和平陣線中的帝國主義，是他狼；侵略陣線中的帝國主義，是俄狼』，這就是要我們正當打日本時同時要反對英美法的幫助，正是外交孤立論的邏輯。

×××在『×××××雜誌』上寫着：『所謂和平陣綫與侵略陣綫之分，就其本質言：就是食飽了的帝國主義和未食飽的帝國主義。』和托洛斯基的外交孤立論沒有兩樣。他

又說：『我們真正的友人，絕不是和平集團內的國家。而是和平集團和侵略集團當中』。『至於目前的和平陣綫呢，只能看做是一個真正和平的外圍活動。不可像一般革命販子，那樣去誇張他，也不像托洛斯基派的份子，那樣去根本反對他，兩者都是不正確的。』這些兩方面都不對的話，正是調和派的言論，他不敢公開的擁護托洛斯基『國際集團不確定論』。而用調和態度，表示自己公正不偏，來侮辱在國際間進行外交者為革命販子，請大家注意，當着革命與反革命鬥爭時，而反革命已有失敗的徵兆，調和派就必然出來替反革命撐腰，這是鬪爭的鐵則。×××確是替托派撐腰，做了托派的應聲虫，我不知×××是何人，不敢武斷他在組織上是托派，但他的言論却是從托派偷運來的私貨。

我們在抗日過程中，需要獨立自動的外交，必不失自己的獨立性，尤其不宜多樹敵而使自己孤立，孤立的結果，就取消了獨立的條件。在某一特定的問題上，在某一特定的時期中，有共同利害的國家，在共同目標下，一定範圍內，來和他們合作。有一分抗日的力量不可嫌他太小，都不可放棄。還要竭力爭取，葉青的餓狼與餓狼的比喻，根本上就要我們當打咬人的餓狼時，同時要打還沒有咬人的餓狼分散我們集中托派餓狼的火力。

(二)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理論：托派的鬪爭上說：『三民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與反動的觀點』『毛澤東說：三民主義是本黨十六年中不斷鬥爭中的主要目標』『斯大林黨（共產黨）的矛盾我們可以預言在將來國共從新分裂國民黨以槍口對準斯大林黨，那時必然說三民主義是殺民主義』托派在這裏否認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在矛盾中的

統一性，因此否認國共有合作的可能，認為將來的分裂是必然的。現在讓我來回答於下：首先我們應該在中國問題上來認識兩黨的主義有共同的任務，而在兩黨產生和發展的歷史上都有差別性。中國的封建勢力是歷史上幾千年遺留下來的，到了帝國主義侵入中國領土時，封建勢力又和帝國主義勾結，經過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領導廣大有覺悟的人民，經過四五十年奮鬥，還沒有把他最後的消滅，因此三民主義所提出的民族主義和民權民生主義，一直到現在，還具有他不可磨滅的革命特性。共產黨在國共分家後舉行了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認為中國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因此在這大會上決定今後的任務，還是反帝反封建的兩大任務。這一根本任務是一切中國人民的任務，無論任何政黨有若干不同的主義，只要是產生在中國的政治黨却不能不共同來完成這一任務。在這一點上中國任何的政黨都不應該站在對立地位，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在這一點上就沒有任何差別的地方。共產黨是國際的黨。但在各種不同的國家中都有他自己特殊的任務，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那麼反帝和反封建就是把共產主義在中國問題上實現。一切在殖民地的共產黨祇有反帝反封建才能把共產主義在殖民地具體化，不然的話就會成爲小冊子上的共產主義，是可恥的烏托邦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所以中國共產黨過去十年的鬭爭，只在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就過去解決土地問題來說，耕者有其田，並不是消滅私有財產私人營業自由，是過去十年的經濟政策。他和蘇聯的十月革命廢止私有財產絕然不同，因爲共產主義，不是烏托邦主義，他在一定的國家一定的階段有他一定的任務。在日本的共產黨

以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及反對他們侵略中國的戰爭爲共產主義在日本具體化；而在中國的共產黨却要和本國的資本家合作反對共同的敵人——日寇；擁護一切抗日階級，是共產主義在中國具體化；蘇聯在經濟建設過程中，列寧曾經指出「蘇維埃加電氣就是共產主義，這就是在經濟建設的特殊階級，共產主義在經濟建設上具體化，離開了一定的國家及離開了一定的革命階段，那麼共產主義祇剩一句空洞的口號，同樣口頭上擁護三民主義，而不執行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也是空洞的三民主義。因爲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中國自鴉片戰爭一直到現在的一切革命，都是爲中華民族獨立和統一。因此革命的後起者，在完成中國獨立與統一時都是三民主義的繼承者。因爲三民主義繼承了過去革命的遺產，目前的革命任務和中國的政黨誰都不能否認自己接受了三民主義的遺產，而自誇自己黨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中國共產黨認爲自己是三民主義的繼承者，就是承認中國近百年來革命歷史的光榮，而且共產黨員中如林祖涵董必武等，就是辛亥革命以前同盟會的份子，他們是三民主義的繼承者；同時在歐洲大戰以後，國際間又產生了社會主義的革命，他與民衆革命匯合起來，每一個殖民地的國家都增加了國際新的力量，中國也不是例外，因此三民主義又和共產主義匯合起來成爲一個新的力量，因此在大革命過程中成了一個空前的羣衆抗戰的力量，但兩個黨各有他的經濟背景和歷史發展的不同，在共同執行民族革命的任務中是統一的，而其他的差別，各有他存在的條件，在合作而不并吞的條件下，更能發揮其特長。

革命的政黨，合作和分離是中外歷史上所共有的，過去在歐洲有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合作，他們的代表是巴爾當和馬克思，他們的分裂就結束了第一國際，目前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又和共產主義聯合成爲和平陣線，無政府黨在 班牙是參加政府的一員，而轉變爲有政府了。蘇聯的共產黨原來是社會民主黨中的多數派，在歐戰過程中完全分裂了，但在今日法西斯蒂威脅下，在國際上又轉到合作，在德奧問題發生的前後，而在法國人民陣線中兩黨合作更加強化，將來兩黨中的無產階級因爲社會地位相同，必然會不再分離，而其中的小資產階級，受法西斯蒂所威脅而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這種中間的階層也有結合爲一的可能性，中國國共兩黨，所代表的階層，經濟地位的相差較遠，誰都不能否認，其所以有長期合作及合作到底的可能，首先就在抗戰發展，及勝利後的建設過程中，有取得政治上的平等，使國家成爲全民政治的國家的可能性。同時在抗戰過程中經濟命脈集中在國家，有實現節制私人資本的可能，使人民的經濟地位接近。這樣就造成了在抗日後國共兩黨更密的條件，因此必需共同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因爲中國各黨派的合作是以抗日爲條件的。如果兩黨並爲一黨必需有進一步的經濟條件。

(三) 托派轉移我們反德意目的侵略目標，去反英美法蘇；誰都知道阿比西尼亞的戰爭，西班牙的戰爭，中日戰爭，以及有引起中歐大戰可能的德奧問題。其中戰爭的發起者，是德意日三個法西斯蒂的國家，而不是英、美、法、蘇、相反的，托洛斯基在「新的世界大戰之前」上說：「莫斯科用那種不干涉的方法幫助了佛郎哥，鞏固了法西斯主義的地

位。』在西班牙幫助佛郎哥者，誰都知道是德意而不是蘇聯。毛洛斯基有意顛倒是非，陳獨秀在政論半月刊一卷五期上也說：『英、美、法、蘇、所希望之和平是承認侵略者侵略弱小民族的既成事實，這是對於侵略者的和平，他們對於國內人民反對派（如蘇聯）或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如英法）都是不很和平的。』這種說法就把德意日侵略之罪案轉嫁到我們友邦了，在長沙三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前哨上說：『世界的責任在英、法、蘇、肩，我們不必問德、意、日、也不必看德、意、日；只問、英、法、蘇，看英、法、蘇，因為今日一切，在英、法、蘇，不在德、意、日，（憂）』誰都知道英、法、蘇，正在幫助中國抗日，而德、意、日都是以聯合防共的口號，侵略殖民地。這一類的言論，都是站在有利於日意德方面說話的，縱然說起這些話的，不一定是托派，却也是托派和俘虜。

（四）否定我們抗戰的意義和成績：我們抗戰到底的國策是爲着中國獨立解放，是革命的戰爭。不獨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而且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贊揚，這種戰爭地偉大的歷史意義，我們不是帝國主義互相分贓的戰爭，不是帝國主義重占殖民地的戰爭，更不是軍閥爭地盤的戰爭，這種獨立解放的戰爭是世界史上和中國歷史最光榮的一頁，我們應該把這種光榮向世界宣傳取得國際輿論的贊助；向國民作宣傳提高國人抗戰的熱情，無論在抗戰過程中犯了許多的錯誤，有許多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應該加以批評，但不能否認抗戰的成績和抗戰的偉大意義，而在派在他的機關報「國爭」上所發表的言論完全與之相反，他說：『國民黨政府的應戰是不澈底的，他隨時準備妥協，他的應戰祇是達到將來投降

的一種手段』。(該報上給大美華晚報上的公開的信)這裏否認了中央軍在上海抗戰英勇的成績，同時污蔑抗戰的行動和抗戰到底的宣言爲投降的手段。依照托派的言論我們抗戰既是投降的手段，還有什麼意義？英勇的抗戰而戴上投降的帽子，誰願爲國犧牲呢？請國人評論這種打擊抗戰的言論，只對於日寇有利益，那麼托派顯然是日寇的走狗。

『抽來的壯丁除供給蔣介石擴充軍事勢力外，還替黨部人員同黃埔軍人一個大發其財的機會』(該報社載的武漢歸來者自述)這裏不獨污蔑了爲救亡抗戰的領袖，而且污蔑了我們爲國捐軀的將士爲私人升官發財的工具，否定了我們抗戰的歷史意義。

三、托派不是一個政治派別

一切黨政的政治面目是公開的，他的名稱是確定的，而托派恰與之相反，托派在上海出版的刊物「鬪爭」上自稱爲『共產主義同盟』在湖南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列寧派』他們指蘇聯的共產黨爲『斯大林派』他們自己爲『列寧派』如果是共產黨中的兩派，那麼當然是第三國際下的兩個派別，但是他們又不承認第三國際自稱爲『第四國際』。他們宣言不反對蘇聯，祇反對斯大林，恰和德意日宣言他們的『防共協定不是防蘇聯而是防第三國際』一樣離奇。我們應該知道一切反革命都需要穿着革命的外衣以作保護色，托派爲着要遮蓋他漢奸的真面目，而拿列寧派做他的外衣，表現他是共產黨的正統，而國際的共產黨却是旁支——「斯大林派」，因此就好把反革命向革命進攻的真面目在黨派鬪爭的假面具下掩蓋着，他們不是一個政治派別，只是德意日的政治間諜，親日派還沒有到漢奸

的程度，還可以說他們是一個政治派別，托派無論在那一點上看，都是漢奸的行動。因此我們爲着名副其實直稱之爲托匪。

托派雖然人數甚少，但他們是一些高等智識份子，所以他們有能力修改革的理論，歪曲革命的事實，會使用一切的偽裝，是日寇進攻中國有力的政治工具，當日本每一次武裝進攻中國或西班牙及奧國受着威脅時，他們就動員可以被他們欺騙的人們儘量的散布謠言說：『國際怎樣無力，法西斯蒂的國家怎樣強化，中國共產黨怎樣破壞革命，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怎樣不行。』等等。用來配合日本的武裝進攻。

戰時出版社最近出版新書

蔣介石最近的抗戰主張

毛澤東最近的抗戰主張

老怪物徐特立

日本人民反戰的怒吼

死亡線上的日本

晉北游擊戰爭紀實

向愚

向愚

劉斐

潘冲洲

向愚

劉斐

戰時出版社啓